



周頌

閔予小子之什

魯頌

駟之什

詩

十九、四 二十三、一

服部文庫
117
166
28

117  
166  
28



毛詩註

疏卷第十九

十九之四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周頌

小毖嗣王求助也

云毖慎也天下之事當慎其小

小時而不慎後為禍大故成王求忠臣早輔助已

為政以救患難○毖音祕難乃且

詩者嗣王求助之樂歌也謂周公歸政之後成王

初始嗣位因祭在廟而求羣臣助已詩人述其事

而作此歌焉經言劄艾往過戒慎將來是求助之

事也毛以上三篇亦為歸政後事於訪落言謀於

上小句亦通

毛詩疏

卷十九

及古

而字句亦通

廟則進戒求助亦在廟中與上一時之事鄭以上三篇居攝之前此在歸政之後然而頌之大例皆由神明而興此蓋亦因祭在廟而求助也○**愍**慎至患難○正義曰愍慎釋詁文箋以經文無小字而名曰小步故解其意此意出於允彼桃蟲翻飛維鳥而來也言早輔助者初嗣王位而即求之是其早也

于其懲而忘後患莫予弇蜂自求辛螫傳愍慎也弇蜂

摩曳也傳云懲艾也始者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

成王信之而疑周公至後三監叛而作亂周公以王

命舉兵誅之歷年乃已故今周公歸政成王受之而

求賢臣以自輔助也曰我其創艾於往時矣畏慎後

蝨

而

復有禍難羣臣小人無敢我摩曳謂為譎詐誑欺不

可信也女如是徒自求辛苦毒螫之害耳謂將有刑

誅○懲直升反韓詩云苦也弇音經反爾雅作專音

也摩尺制反本又作掣曳以制及艾音刈字或作

忒下同劓初亮反復扶又反譎音決誑九况反

予其懲八句○毛以為成王即政求助於羣臣告之

云我其懲劓於往時而謂管蔡誤已以為劓艾故慎

彼在後恐更有患難汝等羣臣莫復於我掣曳牽我

以入惡道若其如是我必刑誅於汝是汝自求辛

苦毒螫之害耳以管蔡誤已尋被誅戮故自說懲劓

戒使勿然既言將欲慎患又說當慎其小惡之初始

信如彼桃蟲耳為惡不已於後更大似桃蟲翻然而

飛雖為大鳥矣其意言管蔡始則讒毀周公後遂舉

兵誅叛逆是積小成大言後有此類當小即誅之勿

使至大又言求助之意以我才智淺薄未任獨當國

家多難之事，恐我又集止於患難，以蓼莪之辛苦，然故須汝等助我慎之。言又者，非徒多難，又集辛苦，以此之故，求人助已也。○鄭於下四句，文勢大同，屬意小異。言已所以劄於往時者，往始之時，信以管蔡之讒為小，如彼桃蟲耳，故不即誅之。乃叛而作亂，為王室大患，如桃蟲翻然而飛，維為大鳥矣。於時我年幼，少未任統理國家，眾難成之事，故使周公攝政，即有三監及淮夷作亂，使我又會於辛苦，皆由不慎其小，以致使然。我今欲慎小防患，故須汝等助我言已求助之意也。○**傳** 莽蜂摩曳。○正義曰：釋訓文，孫炎曰：謂相掣曳入於惡也。彼作粵拳，古今字耳。下肅云：以言才薄，莫之藩援，則自得辛螫。孫毓云：羣臣無肯寧引扶助我，我則自得辛螫之毒。此二家以莽蜂為掣曳為善，自求為王身自求，按傳本無此意，故同之。鄭說：○**傳** 懲艾至刑誅。○正義曰：懲與劄艾皆嘗有事，息自改悔之言。此云予其懲，而明是有事可劄，故鄭迹其劄艾之所由。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成王信之而疑周公，金縢有其事也。三監叛而作亂，周公以

王命誅之，書序有其事也。成王年十三，周公自東都反而居攝，稱元年，其年即舉兵東伐，至二年滅殷。三年伐奄，叛逆之事始得平定，是歷年乃已也。既劄往時畏慎，後禍恐其將復如是，故戒羣臣小子無敢掣曳我也。掣曳者，從旁牽挽之言，是挽離正道，使就邪僻，故知謂譎詐欺不可信。若管蔡流言之類也。毒螫如彼，毒蟲之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傳** 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云肇始允信也。始者信以彼管蔡之屬，雖有流言之罪，如鷦鳥之小，不登誅之後，反叛而作亂，猶鷦之翻飛為大鳥也。鷦之所為鳥，題肩也。或曰鷦皆惡聲之鳥。○拚，芳煩反。鷦子消。○**傳** 蟲鷦至終大。○正義曰：釋鳥云：桃蟲，鷦，其雌名鷦，舍人曰：桃蟲名鷦，其雌名鷦。郭璞曰：鷦，鷦亡消反。桃雀。

毛詩疏 卷之百三 及古

也俗名爲巧婦鷦鷯小鳥而生鷦鷯者也陸機疏云今鷦鷯是也微小於黃雀其雛化而爲鷦鷯故俗語鷦鷯生鷦鷯言始小終大者始爲桃蟲長大而爲鷦鷯以喻小惡不誅成爲大惡傳言始小終大其文得與箋同傳毛以周公爲武王崩之明年即攝政爲元年時即管蔡流言成王信之周公舉兵誅之成王猶尚未悟既誅之後得風雷之變啓金縢之書始得周公箋言王意以管蔡流言爲小罪恨不登時誅之毛不得有此意耳是其必異於鄭當謂將來之惡宜慎其小耳故王肅云言患難宜慎其小是謂將來患難非悔不誅管蔡也○肇始至之鳥○正義曰肇始允信釋詁文管蔡初爲流言成王信之既信其言自然不得誅之今悔於不登時誅之者此謂啓金縢後既信周公之心已知管蔡之妄宜即執而戮之乃迎周公當時以管蔡罪小不即誅殺至使叛而作亂爲此大禍故所以爲創也箋又言鷦鷯之所爲鳥題肩或曰鷦鷯惡聲之鳥定本集注皆云或曰鷦鷯皆惡鳥也按月令季冬云征鳥厲注云征鳥題肩齊人謂之擊征或

曰鷹然則題肩是鷹之別名與鷦鷯不類鷦鷯自惡聲之鳥鷹非惡聲不得云皆惡聲之鳥也說文云鷦鷯桃蟲也郭璞云桃蟲巧婦也方言說巧婦之名自關而東謂之系飛或謂之工雀或謂之過羸或謂之女匠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戰雀郭璞注云即鷦鷯是也諸儒皆以鷦鷯爲巧婦與題肩又不類也今箋以鷦鷯與題肩及鷦鷯三者爲一其義未詳且言未堪家多難子又集于蓼

也云集會也未任統理我國家衆難成之事謂使

周公居攝時也我又會於辛苦遇三監及淮夷之難

也○蓼蓼堪任至辛苦○正義曰釋詁云堪勝亦

音了○蓼蓼堪任至辛苦○正義曰釋詁云堪勝亦蓼之事上經謂慎將來則此亦謂將來之事不得與鄭同也當言已才智淺短未任國家多難之事既已

多難又會辛苦故王肅云非徒多難而已又多辛苦是說將來之事對多難為文蓼辛苦之菜故云又集於蓼言辛苦也○集會至之難○正義曰集會釋言文會謂逢遇之也世道未平戰鬪不息於王者為辛苦之事故言又會於辛苦也上以翻飛為喻謂長惡使成此云又集于蓼謂逢其叛逆故上箋言管蔡此箋言三監猶是一事但指意有先後耳言三監及淮夷之難者淮夷之叛亦三監使然故連言之也

小苾一章八句

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云籍田甸師氏所掌王

載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千畝諸侯百畝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謂之籍田○芟所銜反除○載三十一句○正義曰載芟詩者春籍田而祈社稷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王者於春時親

耕籍田以勸農業又祈求社稷使獲其年豐歲稔詩人述其豐熟之事而為此歌焉經陳下民樂治田業收穫弘多釀為酒醴用以祭祀是由王者耕籍田祈社稷勸之使然故序本其多獲所由言其作頌之意經則主說年豐故其言不及籍社所以經序有異也月令孟春天子躬耕帝籍仲春擇元日命民人社大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獻禽以祭社然則天子祈社亦以仲春與耕籍異月而連言之者雖則異月俱在春時故以春總之祭法云王為羣姓立社曰泰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此二社皆應以春社之但此為百姓祈祭文當主於泰社其稷與社共祭亦當謂泰社稷焉○籍田至籍田○正義曰天官甸師掌耕耨王籍月令孟春云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籍是籍田者甸師所掌王所耕也天子千畝諸侯百畝祭義文王親耕者一人獨發三推而已借民力使終治之故謂之籍田也月令說耕籍之事云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周語說耕籍之事也王耕一發班三

之庶人終於千畝韋昭云王無耦以一耜耕班次也三之者下各三其上王一發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然則每耕人數如周語其推之數如月令則王一人發而三推公三人發各五推卿九人發各九推大夫推數則無文因以三孤并六卿是為九其大夫雖多見相三之數取二十七人為之耳其士蓋八十一人為之耳月令止有卿而韋昭兼言大夫明亦宜有士也庶人終於千畝謂甸師之屬徒也天官序云甸師下士一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二百人其職云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注云其屬府史胥徒也耨芸芋也王以孟春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於千畝庶人謂徒百人籍之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芸芋終之是借民者謂借此甸師之徒也王者役人自是常事而謂之借者言此田耕耨皆當王親為之但以聽政治民有所不暇故借人之力以為己功是以謂之借也漢書孝文元年開籍田應邵曰籍田千畝典籍之田臣瓚按景帝詔曰

為

朕親耕后親桑率天下先本不得以假借為稱而鄭以為借民力者凡言典籍者謂作事設法書而記之或復追述前言號為典法此籍田在於公地歲歲耕墾此乃當時之事何故以籍為名若以事載典籍即名籍田則天下之事無非籍矣何獨於此偏得籍名瓚見親耕之言即云不得假借豈籍田千畝者天子親耕之乎聖王制法為此籍田者萬民之業以農為本五禮之事唯祭為大以天子之貴親執耒耜所以勸農業也祭之所奉必用已力所以敬明神也祭義云天子為籍千畝躬秉耒耜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盞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是說籍田之意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

亞侯旅侯疆侯以除草曰芟除木曰柞畛場也

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子弟也強強力也以

詩疏 卷之四 及古開

用也。云載始也。隰謂新發田也。畛謂舊田。有徑路者強有餘力者。周禮曰以強予任民以謂間民。今時備質也。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成王之時萬民樂治田業將耕先始芟柞其草木土氣烝達而和耕之則澤澤然解散於是耘除其根株輩作者千耦言趨時也。或往之隰或往之畛。父子餘夫俱行強有餘力者相助又取備質務疾畢已當種也。○柞側伯反除釋注同爾雅作郝音同云耕也。郭云言土解也。耦五。反芸音云木又作耘除草也。畛之忍反徐又音真。強其良反有餘力易本又作場音亦長張丈反下同。徑古定反間音閑備音容賃女鳩反烝音證解音蟹。

**柞**載芟載柞。○毛以為周公成王之時耕籍以勸下民。祈社而求穀實故其時之民樂治田業於是始芟其所田之草始除其所田之木待其土氣烝達然後耕之其耕則釋釋然土皆解散又二人相對者有千耦之人其皆耘除此所芟柞草木之根株也其耘之時或往之隰或往之畛其所往之人維為主之家長維處伯之長子維次長之仲叔維眾之子弟維強力之兼士維所以備質之人此等俱往畛隰芸除草木盡家之眾皆服作勞有噴然而眾其來饒饋之人即其婦之與士也此農人不以其身為苦乃謂饒已為勞思逆而媚其行饒之婦有愛其從來子弟是王化之深務農之至也此農人既去草木根株有略然而利者其所用之釋以此利釋始耕於南畝之中以種其百眾之穀此穀之種實皆舍此當生之活氣故從土中驛驛然其鑽土以射出其土也乃有厭然而特茂者其傑立之苗也厭厭然而長大者其齊等之苗也於是農人則縣縣然用其力庶芸之以此至於大熟則穫刈之濟濟然穗眾而難進有成實而多者



事

其此民之積聚也乃有萬與億而及稱言其多無數也天下豐熟而此在上稅而取之以為三種之酒以爲五齊之醴進子先祖先妣又以會聚其百衆之禮而爲祭祀此所爲之酒醴有饒然其氣芬香用之以祭祀爲鬼神降福則得年祭祀爲鬼神所嚮爲我國家之光榮也此所爲之酒醴有如椒之馨香用之以祭祀爲鬼神降福則得年壽與成德之安寧也既治田得穀用之祭祀而使鬼神歡悅邦國安寧祭祀得所故能誠感天地心非云此而有此謂禎祥之應事未至而先來也心非云今而有今謂嘉慶之事不先聞而卽至也此事乃自古以來當如此言脩德行禮莫不獲報非獨於此周時○鄭以俶載爲熾蓄熾然入地而蓄殺其草於南畝之中又以烝界祖妣爲祭祀之禮以祀宗廟以洽百禮爲饗燕之禮以待賓客既言二禮又反而申之言此所爲之酒醴有饒然其氣芬香用之以饗燕賓客爲賓所悅爲我國家光榮也又其爲酒醴有如椒之馨馨用之以祭祀鬼神爲鬼神降福則得年壽與成德之安寧也又以且爲辭以振爲古餘同○**除草**

謂

至以用○正義曰隱六年左傳云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蕪崇之是除草曰芟也秋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是除木曰柞也地官遂人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則畛謂地畔之徑路也至此而易之主故以畛爲場信南山云疆場翼翼是也坊記云家無二主主是是一家之尊故知主家長也主既家長而別有伯則伯是主之長子也亞訓次也次於伯故知仲叔也伯仲叔季者以季幼少宜與諸子爲類也令旅中兼之旅訓衆也訓幼者之衆卽季弟及伯仲叔之諸子故云旅子弟也此子弟謂成人堪耕芸者若幼則從饗而行下云有依其士是也強有力能兼人故云強強有力也以者備質之人以意驅用故云用也○**載**始至當種○正義曰此本其開地之初故載爲始原隰者地形高下之別名也指地形而言則是未嘗墾發故知謂新發田也畛是地畔道路之名故知謂舊田有徑路者強有餘力謂其人強壯治一夫之田仍有餘力能佐助他事者也周禮曰以強予任民地官遂人文彼注云強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引之以證強有

毛詩疏

卷之八

及古

手言疏  
餘力彼民作昨注云變民言昨異外內也然則昨民  
是一故以民言之以謂閒民今時傭賃者太宰以九  
職任萬民其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鄭司農云  
閒民謂無事業者轉移為人執事若今時傭力也是  
有閒民傭賃之事也又解之以之意春秋之義能東  
西之曰以此傭力隨主人所東西故稱以也僖二十  
六年左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左右即東西也彼  
雖為師發例要以者任其東西故引之以證此太平  
之世而得有閒民者人之才度等級不同自有不能  
存立於為人所役者聖人順而任之周禮列於九職  
是雖太平之世必為人傭故此得有之也土氣烝達  
者周語說將耕之事云陽氣俱烝土膏其動韋昭云  
烝升也月令孟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注云此陽氣  
烝達可耕之候然則土氣烝達者謂陽氣升上達出  
於是耕之故土得釋釋然而散也釋訓云釋釋耕也  
舍人曰釋釋猶藿藿解散之意言輩作者合家盡行  
輩輩俱作言趨時也千耦謂為耦者千是二千人為  
千耦與十千維耦異也或往之隰或往之畛言其所

往皆徧也故王肅云有隰則有原言畛新可見美其  
陰陽和得同時就功也及解所以合家俱作之意務  
疾畢已當種也已猶了欲疾  
耕使畢了故下經而種之  
**有噴其饁思媚其婦有**

**依其士**  
**傳**噴眾貌士子弟也  
**傳**云饁饋饗也依之言

愛也婦子來饋饗其農人於田野乃逆而媚愛之言

勸其事勞不自苦  
**傳**噴勸感反饁于輒反  
**傳**噴眾

者男子之稱而不枉耕芸之中宜是幼者行饗故為

子弟此經言有噴其饁以日之婦士俱是行饗之人

也依義曰饁饋釋詁文孫炎曰饁野之饋  
**有略其耜**

**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傳**略利也  
**傳**云俶載

毛詩疏  
卷之九  
九  
反古闕

而

當作熾蓄播猶種也實種子也函舍也活生也農夫

既耘除草木根株乃更以利耜熾蓄之而後種其種

皆成好舍生氣○略如字字書作畧同俶載毛並如

同熾尺志反盛也蓄側其反○鄭作熾蓄下篇同箇戶南反下篇

種章勇反下其種同株音誅○略利○正義曰釋

生○正義曰此說初種故知實為種子函者容藏之

義故轉為舍猶人口舍之也活者生活故為生言種

子內舍生氣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縣縣其

種之必生也○驛

云達出地也傑先長者厭厭其苗眾齊等也○驛

爾雅作釋釋云生也厭於艷反下同縣縣如字爾雅

云縣也韓詩作民民云眾貌庶表嬌反芸也說文作

穠音同云穠耨鉏田也字林云穠耕

禾間也方遙反射食亦反長張丈反○耘

苗生達也則射而出故以達為射釋訓云驛驛生也

舍人曰穀皆土之貌是驛驛其達謂苗生達也厭厭

者苗長茂盛之貌其傑苗之傑者亦是苗也而與其

苗異文傑謂其中特美者苗謂其餘齊等者二者皆

美茂故俱稱厭但以齊等苗多重言厭厭耳以二者

相涉故傳詳其文故云有厭其傑言苗傑然特美也

箋申特美之意故云先長者傑既是先長明厭厭其

餘眾苗齊等者庶是芸之別名縣縣是庶之貌釋訓

云縣縣庶也孫炎曰縣縣言詳密也郭璞曰

芸不息也王肅云芸者其眾縣縣然不絕也

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濟濟難也

難進也有實實成也其積之乃萬億及秭言得多也

○獲戶郭反積子賜反○濟濟難○正義曰釋訓

又如字注同秭音姊○濟濟容止也在田穫刈

毛詩疏 卷之四 十

予

界

以

節

乃

故

俶

手言疏

卷之四

沈古

不得有濟濟之容，但容止濟濟者，必舉動安舒。此刈者，以禾穉難進，不能速疾，故亦以濟濟言之。言難者，箋申之云：穗為酒為醴，烝界祖妣，以洽百禮。云烝衆難進也。

進，界予洽合也。進于祖妣，謂祭先祖妣也。以洽百禮，謂饗燕之屬。○烝之丞反，界必二反，注同。

皆無此文，有者誤也。○烝進至之屬。○正義曰：檢定本集注，進界下洽合，皆釋詁文。箋以下云：有餽有椒，重設其

文，則是二事故。分此以當之，以洽百禮，為合聚衆禮。其用酒醴者，祭祀以外，唯饗燕耳。故言謂饗燕之屬。

賓之初筵，其文之下，即云有壬有林，林謂諸侯之君。故箋以為合見百國所獻之禮。豐年止言報祭，無饗燕之義。故箋不為說，則與烝界祖妣共為祭祀之禮。此

以有烝事，故以為饗燕之禮。皆觀文為義，故三者有烝與毛既無饗燕之言，明皆據祭祀與鄭不同。

有

餽其香，邦家之光。

餽，芬香也。

○云芬香之酒醴，饗燕賓客，則多得其歡心於國家，有榮譽。○餽，蒲卽反。

云食之香也。字又作苾。○苾，芬香也。○正義曰：餽者音同，一音蒲。必反，注同。○香之氣，故為芬香也。○

芬香至榮譽。○正義曰：箋以此充饗燕，下充祭祀者，以言邦家之光，謂國有光榮，是於賓客之辭也。胡考

之寧，言身得壽考，與祭之祝慶萬壽無疆，義同。是於鬼神之辭也。及知此為饗燕，下為祭祀，以饗燕施於

賓客，故云得其歡心於國家，有榮譽。祭祀有椒其馨，進於祖妣，故云多得福祿於身得壽考。

胡考之寧。

椒，猶餽也。胡壽也。考，成也。

云寧安也。

以芬香之酒醴，祭於祖妣，則多得其福。○椒子消反。沈作椒，尺叔反。云作椒者，誤也。此論釀酒芬香，無

取椒氣之芳也。按唐風椒聊箋云：椒之性芬芳。王註

毛詩疏

卷之四

及古

云椒芬芳之物此傳椒猶飶飶芬芳椒是芬芳之物  
 此正相協無故改字為椒椒始也非芬香馨呼庭反  
 椒猶至考成○正義曰椒是木名非香氣也但  
 也德二十三年左傳曰雖及胡考周書謚法保民者  
 艾曰胡胡為壽也考成釋詁文言考者明老而有成  
 德蕩曰雖無**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傳**且此  
 老成人是也

也振自也**云**匪非也振亦古也饗燕祭祀心非云  
 止而有且謂將有嘉慶禎祥先來見也心非云今而

有此今謂嘉慶之事不聞而至也言脩德行禮莫不

獲報乃古古而如此所由來者久非適今時也反又

二餘反下同**傳**且此振自○正義曰毛雖有此訓  
 見賢過反其義與鄭不殊○**傳**振亦至今時○

正義曰箋以爾雅有此正訓故易傳以為振亦古也  
 以上陳祭饗二事此承上文故云饗燕祭祀直言饗  
 燕祭祀謂為之得其所也天下者主於敬待神人  
 接之以禮則人神慶悅至誠感物祥瑞必臻故知非  
 且有且非今斯今謂嘉慶禎祥之事非謂其有而已  
 有之以言報應之疾也且實語助但今謂今時則且  
 亦今時其實是一作者美其事而丁寧重言之耳嘉  
 慶謂王者所得美善之實事禎祥謂嘉慶之前先見  
 為徵應者也以其分為二文故屬禎祥於上句屬嘉  
 慶於下句但禎祥為嘉慶而先見故言將有嘉慶禎  
 祥先來見也以禎祥是事之先應故言先來見嘉慶  
 是善之實事故云不聞而至二者意亦同也此禎祥  
 嘉慶自天為之享燕之禮得所不謂其至而已至言  
 脩德行禮莫不獲報乃古又古以來當皆如此非適  
 今時美此太平之主能重於  
 農業獲此福慶故歌之也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秋報社稷也本或有冬字者非

良耜秋報社稷也

○耜音似  
田器也  
良耜二十三日  
○正義曰良耜詩者秋報

社稷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年穀豐稔以爲由社稷之所祐故於秋物既成王者乃祭社稷之神以報生長之功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之所陳其末四句是報祭社稷之事婦子寧止以上言其耕種多獲以明報祭所由亦是報之事也經言百室盈止婦子寧止乃是場功畢入當十月之後而得言秋報者作者先陳人事使畢然後言其報祭其實報祭在秋寧止在冬也本或秋下有冬衍字與豐年之序相涉而誤定本無冬字

耒耜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耒耜猶測測也云良善也農人測測以利善之耜熾蓄是南

畝也種此百穀其種皆成好含生氣言得其時楚側

戴

反爾雅云耒耜也郭云言嚴利也種章勇反

於南畝而耕之種其百衆之穀其實皆含此當時生

之氣故生而漸長農人事而芸之於是來視汝之

農人者載其方筐及其圓筐其筐筐所盛以饌者維

是黍也既饌到田見其農夫所載之笠維糾然其田

器之縛以此趙而刺地以薳去茶蓼之草其茶蓼之

草既朽敗止黍稷乃茂盛止及其成熟乃穫刈之捭

捭然爲聲既穫訖乃積聚之粟栗然衆多所積聚者

其大如城雉之峻壯其比迫如櫛齒之相次既蹂踐

而多穀粟止婦子皆不行而安寧止天下大熟民安

如此國家乃殺是牲牲之牲有禱然者此牲之角用

此牲以報祭社稷所以報祭之者以嗣繼其先歲復

求其豐年以續接其往歲復得以養人又求良善司

畜以續古昔之人庶其常勤勸農常得豐年也鄭唯

俶載爲熾蓄爲異餘同○耒耜猶測測○正義曰以耒耜文連良耜則是刃利之狀故猶測測以爲利

盛黍作盛黍稷

戴

皎

之意也。釋訓云：曼曼，耜也。舍人曰：曼，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饒伊黍，其笠伊糾，其縛斯趙，以薶茶蓼。

所以禦暑雨也。趙，刺也。蓼，水草也。云：瞻，視也。有來

視女，謂婦子來饒者也。筐，筥，所以盛黍也。豐年之時，

雖賤者猶食黍。饒者，見載糾然之笠，以田器刺地薶

去茶蓼之事。言閑其勤苦。○筐，丘方反。筥，紀呂反。饒

又其反。縛，音博。趙，徒了反。刺也。又如字。沈起，反

又徒少反。薶，呼毛反。說文云：拔田草也。又云：或作蓼

引此以蓼茶蓼。茶蓼，上音徒，下音了。○笠，所至水

刺七亦反。下同。盛，音成。去起，呂反。○草，正義曰：趙

笠之為器，暑雨皆得禦之，故兼言也。其縛，斯趙，則趙

是用縛之事。縛，是鋤類，故趙為刺地也。又釋草云：薶

虞蓼，某氏曰：薶，一名虞蓼。孫炎曰：虞蓼，是澤之所生

故為水草也。蓼，是穢草。茶，亦穢草，非苦菜也。釋草云：

茶，委葉。舍人曰：茶，一名委葉。某氏引此詩，則此茶謂

委葉也。王肅云：茶，陸穢蓼水草。然則所由田，有原有

隱，故並舉水陸穢草。○瞻，視也。勤，苦也。正義曰：瞻

視，汝謂婦子來饒者也。筐，筥之下，即云饒黍，故知有來

筥，所以盛黍也。少牢，特牲大夫士之祭禮，食有黍，明

黍是貴也。玉藻云：子卯，饔食菜羹，為忌日，賤而用稷

是為賤也。賤者，當食稷耳。故云：豐年之時，雖賤者猶

食黍。瞻，汝是見彼農人之時，而陳其笠，其縛，故知見

農人戴糾，然之笠，以田器刺地，薶去茶蓼之草，定本

集注皆云：薶，去茶蓼之事。茶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

言閑其勤苦，與俗本不同。擗，積之粟粟，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

擗，穫聲也。粟，粟衆多也。墉，城也。云：百室，一族也。草

擗，積之粟粟，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

室聚

穢既除而禾稼茂禾稼茂而穀成熟穀成熟而積聚  
多如墉也如櫛也以言積之高大且相比迫也其已  
治之則百家開戶納之千耦其耘輩作尚眾也一族  
同時納穀親親也百室者出必共洫間而耕入必共  
族中而居又有祭酺合釀之歡○朽虛有反爛也抑  
毗志反注同櫛側瑟反酺音蒲又音珍栗反積子賜反此  
步釀其據反又其略反合錢飲酒也○城○正義曰  
釋訓云控控獲獲也栗栗眾也李巡曰栗栗積聚之眾  
孫炎曰控控獲聲也皆取此為說也城之與墉俱得  
為墉但此比高大故為城○百室至之歡○正義  
曰周禮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是百室為一  
族於六鄉則一族於六遂則一鄩是鄭以鄉尊於遂  
故舉鄉言耳上篇言千耦此篇言百室雖未必一人

室言一作小言

為

作而其文千百不同故解其意千耦其共輩作者尚  
衆故舉多言也一族同時納穀見聚居者相親故舉  
室言也又解族黨州鄉皆為聚屬獨以百室於親親  
之意由百室出必共洫間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  
有同祭酺合釀之歡也故徧言之也遂人云百夫有  
洫故知百室共洫間而耕彼注云百夫一鄩之田為  
六遂之法族在六鄉而引彼者小司徒注云鄉之田  
制與遂同故得舉鄩之制以言族也祭酺者族師職  
云春秋祭酺注云酺者為人物災害之神也古書酺  
為步杜子春云當為酺玄謂按人職又有冬祭馬步  
則未知知此世所云蠲蠲之酺與人鬼之步與蓋亦為  
壇位如零○祭云族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  
長幼相醺醺焉鄭於彼雖以酺步為疑而以酺為正  
故此以酺言之蠲食穀之蟲害及人物此神能為  
災害故祭以止之因此祭酺聚錢飲酒故後世聽民  
聚飲皆謂之酺漢書每有嘉慶令民大酺五日是其  
事也彼注云因祭酺而與其民長幼相醺即此合釀  
也禮器云曾子曰周禮其猶釀與注云合錢飲酒為



醴王居明堂之禮乃命國家醴是也族師雖云祭醴不言即為醴飲酒禮記自有醴語不云醴是族法鄭知祭醴必有飲酒合醴是族法者以族師上文云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悌睦姻有學者即云春秋祭醴亦如之是於祭醴亦屬民讀法因祭而聚族民明其必為行禮不可徒然又以族無飲酒之禮故知因祭醴必為合錢飲酒與其民長幼相醕酢也鄉飲酒之禮州長於春秋有屬民射於州序之禮黨正於國索鬼神而祭祀有屬民飲酒下序以正齒位之禮此皆禮有飲酒當以公物供之無為須合錢也唯族無飲酒之禮明合錢飲酒是族師之法故箋以為同族之禮

**殺時犝牲有捭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傳黃牛黑

唇曰捭社稷之牛角尺以似以續嗣前歲續往事也

云捭而貌五穀畢入婦子則安無行盭之事於是

復

犝

殺牲報祭社稷嗣前歲者後求有豐年也續往事者

復以養人也續古之人求有良司穡也○犝如純反本亦作捭

音剗復扶黃牛至往事○正義曰釋畜直云黑又反下同

者眾故知黃牛也某氏亦云黃牛黑唇曰捭取此傳為說也地官牧人云凡陰祀用黝牲毛之注云陰祀

祭地北郊及社稷也然則社稷用黝牲毛以黑而用黃者蓋正禮用黝至於報功以社是土神故用黃色

仍用黑唇也以經言角辨角之長短故云社稷之牛角尺也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

賓客之牛角尺無社稷之文卑於宗廟宜與賓客同尺也禮緯稽命徵云宗廟社稷角握此箋不易毛傳

蓋以禮緯難信不據以為正也社稷太牢獨云牛者牛三牲為大故特言之以似以續似則為嗣嗣續俱

是繼前之言故為嗣前歲續往歲之事前往一也皆求明年使續今年據明年而言故謂今年為前往也

此

續  
令

○抹角至可畜。正義曰：此有抹其角，與兕觥其  
觥角弓其觥，觥皆與角共文，故為角貌。以上言其饗  
是婦子所為也。言寧止遙結上句，故知安無行饗之  
事。序云秋報社稷，故云於是殺牲以報祭社稷也。此  
為年豐報祭，而云更求嗣續，故知嗣前歲者復求有  
豐年也。嗣往事者復求以養人也。言今歲已有豐年  
得穀養人，求今後歲復然也。嗣續一義也。豐年養人  
亦一事，故因其異文而分屬之耳。甫田云：以介我稷  
黍，是求有年也。以穀我士女，是求養人也。續古之人  
文，連特牲之末，則亦祭求之，非人無以續人。明求將  
來之人，使續往古之人，農事須人，唯司畜耳。故知求  
有良司畜，謂求善田峻也。言得善官教民，可以益使  
年豐，故也。司畜已所選擇，而祭神求之者，  
得賢以否，亦是神明所助，故因祭求之。

良邦一章二十三句

絲衣。釋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云：釋又祭也。

者

融

釋

天子諸侯曰釋，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

同日，周口釋，商謂之彤。釋絲衣，釋祭之服。音亦

釋，我餘戎反，尚。釋賓尸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

太平之時，祭宗廟之明日，又設祭事，以尋釋昨日

之祭，謂之為釋，以賓事所祭之尸，行之得禮，詩人

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之所陳，皆釋祭始末之事

也。子夏作序，則唯此一句而已。後世有高子者，別

論他事云：靈星之尸，言祭靈星之時，以人為尸，後

人以高子之言，以證賓尸之事。子夏說受聖旨，不須

引高子之言，以證賓尸之事。子夏說受聖旨，不須

引高子之言，以證賓尸之事。子夏說受聖旨，不須

引高子之言，以證賓尸之事。子夏說受聖旨，不須

引高子之言，以證賓尸之事。子夏說受聖旨，不須

三言

以此為子夏之言也。鄭知非毛公後人著之者，鄭玄去毛公未為久遠，此書有所傳授，故知毛時有之。若是後人著之，則鄭宜除去，答之以此。明已不知之意，以毛公之時已有此言，故也。高子者，不知何人。孟軻弟子有公孫丑者，稱高子之言，以問孟子。則高子與孟子同時。趙岐以為齊人，此言高子蓋彼是也。靈星者，不知何星。漢書郊祀志云：高祖詔御史，令其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史傳之說。靈星唯有此耳。未知高子所言是此以否。釋又至之形。正義曰：釋又祭，釋天文。李巡曰：釋明日復祭曰。又祭，知天子諸侯同名曰釋，以祭之。明日者，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辛于垂，壬午猶釋。有事，謂祭事也。以辛巳日祭，壬午而釋，是皆為諸侯用祭之明日。此則天子之禮同名曰釋，故知天子亦以祭之明日也。故公羊傳曰：釋者何？祭之明日也。知卿大夫曰賓尸者，今少牢饋食禮者，卿大夫之祭禮也。其下篇有司徹云：若不賓尸，注云：賓

尸謂下大夫也。以言若不賓尸，是對有賓尸者有司徹所行，即賓尸之禮是。即大夫曰賓尸，按其禮非異日之事，故知與祭同日。然曰天子諸侯謂之釋，卿大夫謂之賓尸，是釋與賓尸事不同矣。而此序云：釋賓尸者，釋祭之禮，主為賓事。此尸但天子諸侯禮大異，日為之別，為立名，謂之為釋。言其尋釋昨日，卿大夫禮小同日，為之不別立名，直指其事。謂之賓尸耳。此序言釋者，是此祭之名。賓尸是此祭之事，故特詳其文也。周曰：釋商謂之形者，因釋又祭，遂形。釋天以明異代之禮別也。彼云：周曰：釋商曰形，孫炎曰：形者亦相尋不絕之意。尚書有高宗彤日，是其事也。

**絲衣其紕載弁侏侏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蕭鼎及鼎**

絲衣祭服也。紕，絮鮮貌。侏侏，恭順貌。基，門塾之基。自

羊徂牛，言先小後大也。大鼎謂之鼐，小鼎謂之鼎。

三詩

卷之四十八

及古

肥 戴

在 冑

云載猶戴也弁爵弁也爵弁而祭於王士服也釋禮  
 輕使士升門堂視壺濯及籩豆之屬降往於基告濯  
 具又視牲從羊之牛反告充已乃舉鼎冪告絜禮之  
 次也鼎鬲食上謂之肅。○絲乎浮反徐乎不反又音  
 弁皮變反徐音求恭慎也說文作練同鬲乃代反郭  
 音乃肅音茲徐音茨郭音才說文作鐵字音茲塾音  
 孰門側堂也或音育冪下歷反。○絲衣其絲。○正義  
 本亦作鬲鬲音鬲古奄字。○曰此述釋祭之事  
 上五句言祭之初下四句言祭之末初言卑者恭順  
 則當祭尊者可知祭末舉其不慢則當祭敬明矣是  
 舉終始以見中舉輕以明重上言於祭之前使士之  
 行禮者身所服以絲為衣其色絲然而鮮絜在首載  
 其爵色之麻弁其貌侏侏而恭順此絲衣載弁之人  
 從門堂之上既視壺濯及籩豆降往於門塾之基告

君以濯具更視三牲從羊而往牛所以告肥充又發  
 舉其肅鼎及肅鼎之覆冪而告此鼎之絜夫祭之初  
 惟卑者行事尚能恭順故至於當祭事以禮無失者  
 以此至於祭末旅醴之節兕觥罰爵其觥然徒設無  
 所用之所以然者由此助祭飲美酒者皆思自反不  
 謹譁不做慢每事如禮故無所罰恭順如此當於神  
 明是得壽考之休徵言祭而得禮必將得福故美而  
 歌之。○絲衣至之肅。○正義曰此述祭事故知絲  
 為之故云絲衣祭服傳雖不解弁亦當以為爵弁爵  
 弁之服玄衣纁裳皆以絲為之故云絲衣也絲衣與  
 絲共文故為絜鮮貌也載弁謂人戴弁也戴弁者侏  
 侏則侏侏人貌故為恭順貌也基門塾之基者釋宮  
 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冬官匠人云  
 門堂三之二注云以為塾也白虎通云所以必有塾  
 何欲以飾門因取其名明臣下當見於君必熟思其  
 事是塾為門之堂也直言自堂祖基何知非廟堂之  
 基者以釋禮在門不在廟故知非廟堂也郊特牲曰  
 釋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失之矣釋於門內為失

毛詩疏

卷之四十九

及古

明其當在門外，祊以東方為失，明其當在西方。是祊之與釋，一時之事故。注云：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釋又於其堂，神位在西。二者同時而大，名曰釋。又禮器曰：為祊乎外。注云：祊祭，明日之釋祭也。謂之祊者，於廟門外之傍，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以此二注言之，則祊釋大同而釋統名焉。釋必在門，故知基是門塾之基。謂廟門外西夾之堂基也。自羊祖牛是從此往彼為先後之次，故知詩意言先小後大為行事之漸也。釋器云：鼎絕大者謂之鼐，鼐既絕大，鼐自然小，故曰小鼎。謂之鼐，此經自堂徂基，但言所往之處，不言所為之事。牛、羊，但言所視之物，不言所往之處，互相足也。鼐及鼎，不言自徂蒙上自徂之文，鼎則先大後小，與牛羊異者，取鼎為韻，故變其文也。載猶至之，鼐之則於人易曉，故云載猶戴也。禮有冠弁，韋弁、皮弁，若不以絲為衣，且非祭祀之服。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士冠禮有爵弁服，練衣與此絲衣相

當故知此弁是爵弁，士服之以助君祭也。又解天子之朝，羣官多矣，所以不使服冕之人而使戴弁之意。由釋之禮輕，故使士也。若正祭，則小宗伯云：視滌濯祭之日，逆齊省鑊，告時於王，告備於王。彼正祭重使小宗伯，此釋祭輕，故使士。蓋亦宗伯之屬士也。知使士升門堂，視壺濯及籩豆者，以特牲雖則士禮，而士卑不嫌其禮得同君，故準特牲為說。特牲先夕陳事，主人即位於堂下，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籩豆。反降東北面，告濯具。主人出復外位，宗人視牲，告充。宗人舉鼎，冪告絜。彼先視濯籩豆，次視牲，次舉鼎。先後與此羊牛，籩次第正同。自堂徂基，文在牛羊之上。自然視壺濯籩豆矣。以此知自堂徂基是告濯具。從羊之牛是告充，鼐鼎及鼐是舉冪告絜也。禮之次者，謂特牲之禮為此次，故準之以說天子之禮也。鼎圓，弁上謂之鼐，釋器文。孫炎曰：鼎斂上而小口者，兕觥以傳直言，小鼎不說其形，故取爾雅文以足之。兕觥其觥，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傳：吳，譁也。考，成

吳

吳

嫚

也。云柔安也。釋之旅士用兕觥變於祭也。飲美酒者皆息自安不謹譁不敖慢也。此得壽考之休徵。○  
 光字又作兕。徐履反。又觥古橫反。罰爵也。字又作觥。同。斛音蚪。本又作觥。吳舊如字。說文作吳。吳大言也。何承天云。吳字誤。當作吳。從口。下大。故魚之大口者名吳。胡化反。此音恐驚俗也。音話。敷五。詰反。本又作傲。注同。譁音花。謹火官。○  
 反。又火元反。慢亡諫反。○  
 娛為譁也。定本娛作吳。考成釋詁文。○  
 柔安至休徵。○正義曰。柔安釋詁文。少牢特牲。大夫士之祭也。其禮小於天子。尚無兕觥。故知天子正祭無兕觥矣。今此釋之。禮至旅。疇而用兕觥。變於正祭也。知至旅而用之者。兕觥所以罰失禮。未旅之前。無所可罰。至旅而可獻。疇交錯。或容失禮。宜於此時設之也。有司徹。是大夫賓尸之禮。猶天子之釋。所以無兕觥。解者以大夫禮小。卽以祭日行事。未宜有失。故無也。上經

酒者

箋

說祭初行禮。唯謂士耳。此言飲美。皆息自安。則是諸助祭者。非獨士也。以祭未多。倦怠傲慢。故美其於祭之末。能不譁。譁不傲慢。則於祭前。齊敬明矣。恭敬明神。必將獲福。故以此得壽考之休徵。壽考未然之事。故言徵也。

### 絲衣一章九句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傳。周

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歸政成王。乃後祭於廟而

奏之。其始成告之而已。○酌音灼。字亦作酌。酌九

正義曰。酌詩者。告成大武之樂歌也。謂周公攝政六年。象武王之事。作大武之樂。既成而告於廟。作者。觀其樂成。而思其武功。述之而作此歌焉。此經無酌字。序又說名酌之意。言武王能酌取先祖之

毛詩疏

卷之四十一

及古

均

道以養天下之民故各篇為酌毛以為述武王取  
紂之事即是武樂所象眾鄭以為武王克殷用文  
王之道故經述文王之事以昭成王所由功成而  
作此樂所以本之也言告成大武不言所告之  
廟有警始作樂而合乎太祖此亦當告太祖也大  
司樂舞大武以享先祖然則諸廟之中皆用此樂  
或亦徧告羣廟也言酌先祖之道者周之先祖后  
稷以來先世多有美道武王酌取用之除殘去暴  
育養天下故詩人為篇立名謂之為酌序其名篇  
之意於經無所當也鄭以經陳文王之道武王得  
而用之亦是酌取之義但所酌之事不止此耳經  
有遵養時晦毛謂武王取紂鄭為文王養紂此言  
以養天下則是愛養萬民非養紂身雖養字為同  
非經養也酌左傳作約古今字耳○周公至而  
已○正義曰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明堂位文  
雖六年已作歸政成王乃後祭於廟而奏之初成  
之時未奏用也其始成告之而已故此篇歌其告  
成之事言此者以明告之早晚謂在居攝六年告

時是

用

之也知然者以洛誥為攝政七年之事而經稱周  
公戒成王云肇稱殷禮祀於新邑明待成王即政  
乃行周禮禮既如此樂亦宜然故知大武之樂  
歸政成王始祭廟奏周公初成之日告之而已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

鑠美遵率

養取晦昧也



云純大熙與介助也於美乎文王之

用師率殷之叛國以事紂養是闇昧之君以老其惡  
是周道大興而天下歸往矣故有致死之士助之於

音鳥注同



於鑠王師○毛以為因告大武之成故

鑠舒灼反○歌武王之事於乎美哉武王之用師也  
率此師以取是闇昧之君謂誅紂以定天下由既誅  
紂故於是令周道大明盛矣是大明之故遂有大而  
又大謂致今時之太平也又本用師取昧之事所以  
為可美者以我周公用天人之和而受之言以和受

毛詩疏

卷之四十二

及古閣

殷非苟用強力也。矯矯然有威武之貌者，我武王之  
所為，則用此武而有嗣。文王之功，王能如是，故歎美  
之實維爾。爾王之事，信得用師之道，以此故作為大武。  
以象其事，鄭以為大武象武王伐紂，本由文王之功。  
故因告成大武，追美文王之事於乎美哉。文王之用  
師眾也，乃率殷之叛國，養是暗昧之君，以成其惡。故  
民服文王，能以多事寡，以是尚道，乃大興矣。由有至  
美之德，誠義足以感人，是以大賢士來而助之。賢士  
既來，我文王寵而受之，來者既受用，故矯矯然有威  
武之士，競於我王之造，言其皆來造王，王則寵而用  
之。以此而有嗣，續言其傳相致，達續來不絕，由是武  
王因之，得成功，作樂故歎美之實維，以武王之事，信  
得用師之道，言武王以文王之故，故得道也。○  
美至晦昧。○正義曰：鑠美釋詁文，又云：遵率循也。俱  
訓為循，是遵得為率。武王於紂，養而取之，故以養為  
取。宣十二年左傳引此云：遵養時晦，養昧也。故轉晦  
為昧，言取是暗昧，則謂武王取紂，不得與鄭同也。又  
緝熙之訓，皆為光明，介字毛皆為大，則此亦宜然。王

謂於乎美哉。武王之川眾也，率以取是昧，謂誅紂  
定天下，以除昧也。於是道大明，是用有大大言太平  
也。○純太至助之。○正義曰：純大，應與皆釋詁文，  
以卒句，乃言信得用師之道。於此未宜歎其大大，故  
依常訓以介為助，以武王之業，因於文王養紂不伐，  
是文王之師，養者承事之辭。故云：率殷之叛國，以為  
紂左傳云：耆昧也。皇矣云：上帝耆之，是養之至老。故  
云：養是暗昧之君，以老其惡。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  
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之至德。孔子歎美文王謂  
之至德，是周道以養紂之故，遂得大興也。孟子說伯  
夷避紂居北海之濱，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  
作興而歸之，二者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  
父歸之也。天下父歸之，其子焉往也。是天下歸往之  
也。文武之士並歸周，但下文言矯矯是威武之貌，故云  
有致死之士，眾來助之。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襄  
四年左傳文。  
**我龍受之，矯矯王之造，載用有嗣。**  
龍和也。



即之忍節之語

躄躄武貌造為也

云龍龍也來助我者我寵而受

川之躄躄之士皆爭來造王王則川之有嗣傳相致

○躄居表反造毛才老反

鄭七報反謙也傳直專反

魯頌稱躄躄虎臣故為武貌造為釋言文王肅云我

周家以天人之和而受殷用武德嗣文之功傳意或

然天人之和謂天助人從和同與周也○龍寵至

相致○正義曰上言大介為大來助周則我龍受之

龍此大介寵字以龍為聲故龍為寵也來即寵受人

者羨之故躄躄之士爭來造王而王又用之則其餘

嗣為傳相致也從大介至有嗣即之為三等言從周

之士有先

實維爾公允師

公事也

云允信也王

之事所以舉兵克勝者實維女之事信得用師之道

酌一章九句

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云類也禡也皆師祭也

○禡馬嫁反桓武志

也本或以此句為注

王將欲伐殷陳列六軍講習武事又為類祭於上

帝為禡祭於所征之地治兵祭神然後克紂至周

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而為此歌焉序

又說名篇之意桓者威武之志言講武之時軍師

皆武故取桓字名篇也此經雖有桓字止言王身

之武各篇曰桓則謂軍衆盡武謚法關土服遠曰

桓是有威武之義桓字雖出於經而與經小異故

特解之經之所陳武王伐紂之後民安年豐克定

王業代殷為王，皆由講武類禘，得使之然。作者主美武王，意在由類禘，故序達其意，言其作之所山講武，是軍眾初出，在國治兵也。類則於內祭天，禘則在於所征之地，自內而出，為事之次也。○類也，至師祭。正義曰：釋天云：是類是禘，師祭也。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禘於所征之地。注云：上帝謂五德之帝，所祭於南郊者，言祭於南郊，則是感生之帝，夏正於南郊祭者，周則蒼帝靈威，卯也。南郊所祭一帝而已，而云五德之帝者，以記文不旨言周，不得斥言蒼帝，故漫言五德之帝。以總之又嫌普祭五帝，故言南郊以別之。五德者，五行之德，此五方之帝，各有本德，故稱五德之帝。太昊炎帝之等，感五行之德生，亦得謂之五德之帝。但類於上帝，謂祭上天，非祭人帝也。且人帝無時，在南郊祭者，以此知非人帝也。謂之類者，尚書歐陽說以事類祭之。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春官肆師云：類造上帝。注云：造猶即也。為兆以類禮，即祭上帝也。類禮依郊祀而為之者，言依郊祀為之。

是用歐陽事類之說為義也。言為兆以祭上帝，則是隨兵所嚮，就而祭之，不必祭於南郊。但所祭者是南郊所祭之天耳。正以言造，故知就其所往為其兆位而祭之，不要在南郊。此言小異於歐陽也。南郊之祭，天周以稷配，此師祭所配亦宜用常配之人。周即當以稷配也。禘之所祭，其神不明，肆師云：凡四時之大田，獵祭表貉，則為位。注云：貉，師祭也。於立表處為師祭，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又句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杜子春云：貉，兵祭也。田以講武治兵，故有兵祭習兵之禮。故貉祭，禱氣勢之千百而多獲。由此二注言之，則禘祭造兵為軍法者，為表以祭之。禘周禮作貉，貉又或為貉，字春今之異也。貉之言百祭，祀此神求獲百倍。

綏萬邦 屢豐年



云：綏安也。屢，亟也。誅無道，安天下，則

必有豐熟之年，陰陽和也。

○屢，力住反。亟，欺反。數也。下同。

綏萬邦。

毛以為武王誅紂之後安此萬邦使無兵寇之害數  
 有豐年無饑饉之憂所以得然者上天所命命為善  
 不解倦者以為天子桓桓然有威武之武王則能安  
 有其天下之事是其為善不倦故為天所命於是用  
 其武事於四方除其四方之殘賊能安定其家謂成  
 就先王之業遂為天下之主乃歎而美之於乎此武  
 王之德乃明見於天殷紂以暴虐之故武王得用此  
 美道以代之○鄭唯下二句為異言於明乎曰天言  
 天道之大明也紂為天下之君但由為惡之故天以  
 武王代之餘同○**○**緩安至陽和○正義曰緩安釋  
 詁文又云亟屢疾也同訓為疾是屢得為亟也經言  
 萬國箋言天下天下即萬國也堯典云協和萬邦哀  
 七年左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即玉帛者萬國則唐  
 虞夏禹之時乃有此萬國耳王制之注以殷之與周  
 唯千七百七十三國無萬國矣此言萬國者因下有  
 萬國遂舉其大數此文廣言天下之大不斥諸侯之  
 身國數自可隨時變易其地猶是萬國之境故得舉  
 萬言之此安天下有豐年謂伐紂即然僖十九年左

傳云昔周饑克殷而年豐  
 是伐紂之後即有豐年也  
**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  
**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  
**○**士事也**○**云天命為善

不解倦者以為天子我桓桓有威武之武王則能安  
 有天下之事此言其當天意也於是用武事於四方  
 能定其家先王之業遂有天下  
 懈音同○**○**天命至  
 義曰以天命匪解為下文總之克定厥家是天下之  
 事故知天命以為天子也安有天下之事謂天下眾  
 事武王能安而有之以天下為任而行之不解言其  
 當於天意也以當天意故天命之於是用其武事於  
 四方謂既能誅紂又四方盡定由是萬國得安陰陽  
 得和此言結上之意也家者承世之辭故云能定其  
 家先王之業遂有天下先王雖有其業  
 而家道未定故於伐紂其家始定也  
**於昭于天皇**

代

古本武王下有封字

以間之

傳

間代也

云于曰也皇君也於明乎曰天

也紂為天下之君但由為惡天以武王代之於音  
間闕廟之傳間代正義曰釋詁文毛傳未有以  
問注同傳于為曰皇多為美此義必不與鄭同也  
王肅云於乎周道乃昭見於天故用美道代殷定天  
下傳意或然傳于曰至代之正義曰于曰皇君  
釋詁文言於明乎曰天言天去惡與善其道至光明  
也以武王伐紂即是明之事言武王當天意以代紂  
所以歎美之

桓一章九句

齊大封於廟也齊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云大

封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

齊來代反與也徐又音來

疏

釋

齊六句。正義曰齊詩者大封於廟之樂歌也。謂  
武王伐紂於廟中大封有功之臣以為諸侯。周  
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  
無齊字序又說其名篇之意齊予也言所以錫予  
善德之人故名篇曰齊經之所陳皆是武王陳文  
王之德以戒勅受封之人是其大封之事也。此言  
大封於廟謂文王廟也。樂記說武王克殷之事云  
將帥之士使為諸侯下文則云虎賁之士脫劍祀  
乎明堂注云文王之廟為明堂制是大封諸侯在  
文王之廟也。大封至有功者。正義曰以言  
大封則所封者廣唯初定天下可在此事守文之  
世不應得然且宣十二年左傳曰昔武王克商而  
作頌其三曰敷時斃鬼我徂維求定引此文以為  
武王之頌故知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封為  
諸侯樂記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諸侯是昭  
而封祀宋又言將率之士使為諸侯是大封也。昭  
二十八年左傳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  
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古文尚書

毛詩疏

卷之四

及左

行上恐脫思字

武成篇說武王克殷而反祀於宗廟列爵惟五分  
士惟三大賚于四海而萬民悅服皆是武王大封  
之事此言大封於廟樂記未至廟而已封三恪二  
代者言其急於先代之意耳祭統曰古者明君必  
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然則武王未及下車  
雖有命封之必至廟受策乃成封耳亦在此大封  
之中也皇甫謐云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乙卯祀  
於周廟將率之士皆封諸侯國四百人兄弟爭之國  
十五人同姓之國四十人如謐  
之言此大封是伐紂之年事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釋息我徂維求定

應當釋陳也云敷猶徧也文王既勞心於政事以

有天下之業我當而受之敷是文王之勞心能陳釋  
而行之今我往以此求定謂安天下也  
○敷音乎釋音亦徧音遍

下篇 文王既勤止。正義曰武王既封諸臣有功  
同。文王者於文王之廟。因以文王之道戒勅之言。我  
父文王。既以勤勞於政事。止以勤勞於事。故有此天  
下之業。我當受而有之。故我徧於是。文王勞心之事  
皆陳而息行之。我往以此維求安定。言用文王之道  
往行天下。以求天下之定。此文王勞心之事。是我周  
之受天命而王之所由。於乎今汝諸臣受封者。亦當  
陳而思行之。言已陳行文王之道。勅諸臣亦使陳而  
行之。以此而至於太平。故追述而歌之也。勤勞  
應當釋陳。正義曰。皆釋話文。敷猶徧至天下。○  
正義曰。敷訓為布。是廣及之義。故云猶徧也。文王既  
勞心於政事者。尚書所謂日昃不遑暇食。是其事也。  
由此勞心。以有天下之業。我當受之。謂受其位為天  
子也。今我往以此求定者。往者自己。及物之辭。謂行  
之於天下。以求  
時周之命於釋息。云勞心者是周  
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由也。於女諸臣受封者。陳

釋而思行之以文王之功業勅勸之。○於鄭如字。王  
又如字。勞心至勸之。○正義曰。言是者。上之勞  
下篇同。心也。上天之命。命不解怠者。故知勞心是  
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由。此詩為大封而作。故  
知於釋思。是勅諸臣受封使陳而思行之。文王之道  
可永為大法。故以文王之  
功業勅勸之。於亦歎辭也。

### 賚一章六句

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云般樂也。

○般薄寒反。注同。守手又

反。般樂也。音洛。崔集。般七句。○正義曰。般詩者。  
注本用此注為序文。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之樂。  
歌也。謂武王既定天下。巡行諸侯所守之土。祭祀  
四嶽河海之神。神皆饗其祭祀。降之福助。至周公  
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言喬  
嶽翁河是祀河岳之事也。經無般字。序又說其名。

篇之意。般樂也。為天下所美樂。定本般樂二字為  
鄭注。未知孰是。岳實有五。而稱四者。天子巡守遠  
適四方。至於其方之岳。有此祭禮。於中岳無事故  
序不言焉。四嶽者。五岳之四。故周禮岳瀆連文。序  
既不言五岳。故亦不言四嶽。以河是四嶽之一。故  
舉以為言。漢書溝洫志曰。中國川原以百數。莫著  
於四瀆。而河為宗。然則河為四瀆之長。巡守四瀆  
皆祭。言河可以兼之。經無海。而序言海者。海是眾  
川所歸。經雖不說祭  
之可知。故序特言之。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隄山喬嶽。允猶翕河。

高山四嶽

也。隄山。山之隄墮小者也。翕。合也。



云皇君喬高猶

圖也。於乎美哉。君是周邦。而巡守其所至。則登其高  
山而祭之。望秩於山川。小山及高嶽。皆信按山川之

圖而次序祭之河言合者河自大陸之北敷爲九祭者合爲一。於音鳥注同墮吐果反注同郭云山狹而長也又同果反字又作墮喬嶽上音橋。下音岳翕。於皇時周。毛以爲於乎美哉是周家許及反也。既定天下巡省四方所至之處則登其高山之岳而祭之其祭之也於大山之傍有墮墮然之小山與高而爲岳者皆信按山川之圖者又合九河爲一以大小次序而祭之也。徧天下之山川皆聚其神於是配而祭之能爲百神之主德合山川之靈是周之所以受天命由此也。鄭唯以皇爲君哀爲衆爲異餘同。高山至翕合。正義曰岳必山之高者故知高山四岳也。隋山對高山爲小故知山之小者隋墮然言其狹長之意也。毛於皇字多訓爲美王肅云美矣是周道已成天下無違四面巡岳升祭其高山傳意或然翕合釋詁文。皇君至爲一。正義曰皇君喬高釋詁文猶圖釋言文以於已是歎美之辭故以皇爲君君是周邦謂爲天子也。巡守

所至則登其高山而祭之謂每至其方告祭其方之岳也。堯典及王制說巡守之禮皆言望秩于山川。堯典注云徧以尊卑次秩祭之則知隋山喬岳允猶翕河皆謂秩祭之事。故云小山高岳皆信按山川之圖而次序祭之此卽望秩之事也。喬岳與上句高山俱是一事但巡守之禮其祭主於方岳故先言涉其高山又說望秩之意言小山亦可與四岳同祭故又言喬岳令與小山爲類見其同祭之耳。允猶之文承山岳之下可按山圖耳而并云川者山之與川共爲一圖言望秩山川則亦按圖耳。但河分爲九合而祭之一故退翕河之文在允猶之下使之不蒙允猶自河以外其餘衆川明皆按圖祭之故云信按山川之圖信者謂審信而按之又解山不言合獨河言合者河自大陸之北敷爲九河祭者合之爲一故云翕也。禹貢導河自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大陸之北敷爲九河敷者分散之言與播義同故彼注云播猶

散也同合也下尾合為逆同言相迎受也然則因大  
 陸分而為九至下又合為一以其首尾是一故祭者  
 合之漢書地理志鉅鹿郡有鉅鹿縣大陸澤在其北  
 禹貢注云在鉅鹿鄭志答張逸云鉅鹿今名廣河澤  
 然則河從廣河之北分為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  
 也鄭注云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不無岸故能分  
 為九以衰其勢壅塞故通利之也九河之名徒駭大  
 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周時齊桓公塞之  
 同為一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盤往往有其遺  
 處焉鄭言九河之名釋水文也李巡曰徒駭者禹疏  
 九河以徒眾起故曰徒駭太史者禹大使徒眾通水  
 道故曰大史馬頰者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覆釜  
 者水多渚其渚往往而處狀如覆釜胡蘇者其水下  
 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流也簡者水流而簡大也絜  
 者言河水多山石之苦故絜絜苦也鉤盤者河水曲  
 如鉤屈拆如盤故曰鉤盤鬲津者河水狹小可隔曰  
 津故曰鬲津孫炎曰徒駭者禹疏九河功難眾懼不

成故曰徒駭太史者大使徒眾故依名云胡蘇者水  
 流多散胡蘇然簡者水通易也鉤盤者水曲如鉤盤  
 桓不前也鬲津者水多阨狹可隔以為津而橫渡也  
 是解九河之名意也漚洫志稱成帝時博士許商以  
 為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城平東  
 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  
 雖數移不離此域如商此言上舉由河之名下以縣  
 充之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  
 六者商所不言蓋於時以不能詳知其處故也又商  
 言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則徒駭是九  
 河之最北者鬲津是九河之最南者然則爾雅之文  
 從北而說也太史馬頰鉤盤文在胡蘇之北則三者  
 在成平之南東光之北也簡絜覆釜文在胡蘇之下  
 則三者往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鄭亦不能具知所  
 在故云往往有其遺處是其不審之辭也郭璞云徒  
 駭今在成平縣東光有胡蘇亭鬲盤者皆為縣屬平  
 原渤海東光成平河間弓高以東往往有其遺處焉  
 璞言盤今為縣以為盤縣其餘亦不審也雖古之河



者

跡難得而詳要於禹貢之時皆在兗州之界於漢之世則兗州之所部近南其界不及於北故鄭志趙商謂河在兗州之北已分爲九河分而復合於大陸之北又分爲九故問之曰禹貢導河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然則大陸以南固未播也在於兗州安得有九至於何時復得合爲一然後從大陸已北復播爲九也答曰兗州以濟河爲界河流分兗州界文自明矣復合爲一乃在下頭子走南北何所求乎觀子所云似徒見今兗州之界不及九河而青冀州分之故疑之耳既知今亦當知古是鄭以古之九河皆在兗州之界於漢乃冀州域耳言復合爲一乃在下頭正以經云同爲逆河入于海明并爲一河乃入于海故云在下頭耳亦不知所并之處故不斥言之齊桓公塞爲一者不知所出何書其并爲一未知并從何也

**敷天之下哀時之對時周之命**傳哀聚也云哀衆對配也徧天之下衆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是

有衆主

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也○哀蒲侯反於釋思毛詩無此句○魯韓詩之今元

詩有者衍文也崔集注本有○哀聚○正義曰採三家之本崔因有故解之

釋詁文○哀聚

至而王○正義曰釋詁云哀衆多也俱訓爲多是哀得爲衆釋詁云妃合會對是對得爲配言徧天之下則無有不祭故以爲衆山川之神皆配祭之五言配者山川大小相從配之祭無不徧之意也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者言其得神之助故能受天之命武王受命伐紂後乃巡守方始祭祀山川而云受命由此者作者以神能助人歸功於神見受命之前已能敬神及今巡守猶能敬之故所以得受天命而王天下言此是神明之助故也此篇末俗本有於釋思三字誤也

般一章七句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十一章百三十七句

毛詩疏卷第二十一

毛詩註疏卷第二十一 二十一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魯頌

駟之什詒訓傳第二十九

魯頌譜 魯者少昊擊之墟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

云。郊子曰。少皞擊之立也。定四年左傳。祝佗曰。命伯

禽封於少皞之墟。是其文所出也。明堂位曰。封周公

於曲阜。少皞之墟。即曲阜也。漢書地理志云。周興以

少皞之墟。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為魯侯。以為周公。主

應劭云。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然則其都在

此曲阜。其地則名魯也。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災。左傳

三詩統

補脫駟第九本或作駟之什者是  
隨例而加耳高頌亦然魯頌魯者  
周公之子伯禽所封之國也周公有大勳  
勞於天下成王留之輔相而封伯禽其  
封域在魯魯徐州蒙羽之野十七世至  
公當周惠王襄王之時能遵於伯禽之  
法外征淮夷內脩德教國人美之於是  
卿季文子請周而使史克作頌四篇夫  
子剛詩錄之者以周公致太平之勳成  
王命魯郊祭用天子禮樂故取魯頌  
而回於王魯之後耳

蒙羽之謂和本謂作野是也

稱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經傳之文雖不言大庭居魯而此庫繫大庭言之。故為疑辭云。則大庭氏亦居此乎。杜預曰。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高顯。故登以望氣。然則大庭之居在魯城內。王封其元子伯禽於魯。正義曰。洛誥言七年冬。周公致政成王時事。其經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注云。謂將封伯禽也。又閔宮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是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之事也。史記魯世家云。武王既克殷。封周公旦於少皞之墟。曲阜。是為魯公。周公不就封。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然則周公於武王之時。已受魯封。但身不之魯。使伯禽就國。至歸政之後。成王乃大啓土宇。今地。方七百里。魯之封疆。於是始定。故據後定言之。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謂。正義曰。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云。蒙羽。其藝。大野。既濬。徐州。是魯之界。故知之。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魯。

弗

當周惠王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坰野。正義曰。魯自伯禽之後。有武公。魯人追立其廟。以為世室。又有孝公。為樊仲山甫所薦。雖復賢於諸公。不為時所歌頌。不能遵伯禽之法。故總云。政衰。事廢。明僖公興之。故致頌也。世家云。伯禽卒。子考公。胤立。卒。弟熙立。是為煬公。卒。子幽公。宰立。十四年。弟潰弒幽公而立。是為魏公。卒。子厲公。擢立。卒。魯人立其弟具。是為獻公。卒。子真公。僂立。卒。弟敖立。是為武公。卒。子戲立。為懿公。九年。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殺懿公。而立伯御為君。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伯御。乃立懿公弟稱。是為孝公。卒。子弟湟立。是為惠公。卒。子息姑。攝行君事。是為隱公。十一年冬。公子翬殺隱公。立其弟允為君。是為桓公。十八年。卒。立太子同。是為莊公。三十二年。卒。立子開為閔公。立其卒。於是季友奉公子申立之。是為僖公。從周公數之。故為十九世。僖公以惠王十九年即位。襄王二十二年薨。是當周惠王襄王時也。尊賢祿士。脩泮宮。守禮教。正義曰。有駟。喻僖公用臣必先致祿食。振鷺言潔白之。

三詩統

卷三十三

及古聞

士羣集君朝是尊賢祿士也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  
是脩泮宮崇禮教也舒媛云魯不合作頌故每篇言  
頌以名生於不足故也能脩泮宮土功之事春秋經  
不書者泮宮止國學也脩謂舊有其宮脩行其教學  
之法功費微少非城郭都邑例所不書也。僖十六  
年冬會諸侯于淮上謀東略公遂伐淮夷。正義曰  
春秋僖十六年經書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等  
於淮左氏傳曰會于淮謀鄭且東略如傳之意以言  
此會主為謀鄭且東行略地今鄭言謀東略則鄭意  
言此會非直謀鄭且謀東略以為二俱謀之僖九年  
左傳宰孔云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  
伐荆楚西為此會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是謂征伐  
為略也此言謀東略者謂東征伐而略地也淮會既  
有此謀公所以遂伐淮夷泮宮之篇所說伐淮夷事  
是也但春秋經傳僖公無伐淮夷之事故鄭推按早  
晚以為淮會之謀東略即是謀伐淮夷既謀即伐故  
稱遂也按左傳僖十六年冬公會諸侯于淮未歸而  
使師取項公為齊所止十七年方始得還傳云昔曰

公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然則伐淮夷  
者是在十七年木公還之後乃興師伐之詩既稱作  
泮泮夷伐服則是受成於學然後出師非因會而遂  
行也淮會謀東略者與諸侯共謀詩稱伐淮夷者專  
美魯侯蓋以淮夷居淮水之上在徐州之界最近於  
魯於時霸者使魯獨征之故詩專美僖公也用兵征  
伐事之大者春秋之例君舉必書所以經傳無伐淮  
夷文者當是史文脫漏故經傳皆闕。僖二十年新  
作南門又脩姜嫄之廟至於復魯舊制未徧而薨。  
正義曰二十年新作南門春秋經也闕宮云闕宮有  
伽實實枚枚又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是又修姜嫄  
之廟也序稱僖公能遵伯禽之法而牧馬門廟魯之  
舊事是至於復魯舊制也伯禽之後國事多廢則所  
廢者非徒馬及門廟而已故云未徧而薨所以死後  
追頌若然新作南門左傳云書不時也而以爲僖公  
之美者僖公新作南門意在脩復古制但不從啓塞  
之時是於禮為小失春秋貶纖介之惡故取以爲譏  
論其復舊之情實為美事作南門脩廟其事相類故

鄭言脩廟因說作門贊成僖公之大美言其致頌之本意也脩姜嫄之廟春秋不書者魯國舊有此廟更修理之用功少例所不書也。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正義曰既言未徧而薨乃云請周作頌則此頌之作在僖公薨後知者以大夫無故不得出境上請天子追頌君德雖則羣臣發意其行當請於君若在僖公之時不應聽臣請王自頌已德明是僖公薨後也文六年行父始見於經十八年史克名見於傳則克於文公之時為史官矣然則此詩之作當在文公之世其年月不可得而知也行父請周而不見於經者凡羣臣出使嘉好聘享受命而行者乃書之耳此行父適周自以羣臣之心請王作頌雖復告君乃行不稱君命以使非史策所得書也。駟頌序云史克作是頌廣言作頌不指駟篇則四篇皆史克所作。闕宮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自言奚斯作新廟耳而漢世文人班固王延壽之等自謂魯頌是奚斯作之謬矣故王肅云當文公時魯賢臣季孫行父請于周而令史克作頌四篇以祀是肅意以

其作在文公之時四篇皆史克所作也四篇一人之作而為此者以駟言務農重穀為政之本又善於任賢故次有駟言君臣之有道也君臣同心則能脩教征伐故次泮水言能脩泮宮服淮夷也文武既備明神降福則能克剪放命復其疆宇故終以闕宮四篇皆頌僖公之美德也。若然春秋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猶三望三十三年薨于小寢皆為春秋所譏則是行不純善而得作頌者春秋所譏皆人事小失非有損於國家僖以魯之先君國事多廢遠遵伯禽之法能復周公之宇安寧魯國作為賢君緣王者不陳其詩故臣子請而作頌亦猶他國作詩美其君耳非是太平德洽和樂頌聲雖復行有小失不妨其作文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尚為魯人所頌則伯禽之德自然堪為頌矣所以無伯禽頌者伯禽以成王元年受封於魯於時天下太平四海如一歌頌之作事歸天子列國未有變風魯人不當作頌。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正義曰此春秋經也闕宮箋與此俱引此文者

以彼傳云書不恭也杜預云簡慢宗廟使至傾頹故  
 書以見臣子不恭然則宗廟毀壞者譏其不恭明修  
 造繕治者於事為善申說僖公之復舊制作新廟為  
 可頌之事故引太室壞而反以證之公羊穀梁皆以  
 太室為世室謂伯禽之廟服杜皆以為太廟之室鄭  
 無所說蓋與左氏義同也○初成王以周公之室鄭  
 制典法之勳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  
 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正義曰明堂位云武  
 王崩成王幼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制禮  
 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以周公  
 為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  
 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  
 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是武王命魯之  
 郊天也春秋每云不郊猶三望是魯郊祭天而因祭  
 三望也鄭以三望為河海岱是魯之境內山川也祭  
 其境內山川則自是諸侯常法亦云天子之禮者以  
 春秋郊望連文故因說郊天而并云三望耳禮運云  
 夫祀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王者之後得郊天中

命魯得郊天子禮周為王者之後故孔子亦錄其詩  
 之頌同於王者之後也王者之後而有頌者正謂宋  
 有商頌解魯頌所以得與商頌同稱頌之意也○問  
 者曰列國作詩未有請於周者行父請之何也曰周  
 尊魯巡守述職不陳其詩至於臣頌君功樂周室之  
 聞是以行父請焉○正義曰變風之序皆不言請周  
 此獨言請故問而釋之王制說巡守之禮云命太師  
 陳詩以觀民之風俗然則天子巡守采諸國之詩觀  
 其善惡以為黜陟今周尊魯若王者巡守述職不陳  
 其詩雖魯人有作周室不采商譜云巡守述職不陳  
 其詩示無貶黜客之義然則不陳魯詩亦示無貶黜  
 魯之義也巡守陳詩觀民風俗善則賞之惡則貶之  
 既示無貶黜不采其詩雖有善詩不得復采故王道  
 既衰變風皆作而魯獨無之以無魯風故知巡守述  
 職不陳其詩魯之臣子緣周室尊魯不陳其詩是不  
 欲使魯有惡既不欲其惡當喜聞其善至於臣頌君  
 功亦樂使周室聞之是以行父請焉魯人請周不作  
 風而作頌者以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是詠歌之善稱

王者有成，其盛德然後頌聲作焉。今魯詩稱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是美盛德也。既克淮夷，孔淑不逆，是成功也。既有盛德，復有成功，雖不可上比聖王，足得臣子追慕，故借其嘉稱以美其人。言其所美有形容之狀，故稱頌也。以作頌，非常故特請天子，以魯是周公之後，僖公又實賢君，故特許之。不然，亦不得轉借其名而作頌也。周之不陳其詩者，為夏耳。其有大罪，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亦示覺焉。正義曰：又解不陳其詩，所以為勸誡者，其大罪州牧侯伯監察之，行人之官書記之，亦足示覺知之焉。雖則不陳其詩，亦足以為黜陟也。商譜云：亦無貶黜客之法。此言亦示覺焉，互相補足，皆是示法而已。其有善惡，不得不黜陟之也。此言於戒惡，故言有大罪耳。其實小善小惡，亦監之書之也。侯伯者，州牧之別名。僖元年左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是州內諸侯有善惡者，侯伯當監之也。秋官小行人云：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惡猶犯令者，為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為一

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焉。之以此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是諸國有善惡行人當書之。

駟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

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

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也。史克，魯史也。駟，古熒反，說文作駟，又作駟同。或若瓊反，遠也。下，駟，四章章八句，至作是頌。同，父音甫，注同。正義曰：作駟詩者，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伯禽者魯之始封賢君，其法可傳於後。僖公以前莫能遵用，至於僖公乃遵奉行之，故能性自節儉，以足其用，情又寬恕，以愛於民，務勤農業，貴重田穀，牧其馬於坰遠之野，使不

害民田其為美政如此故既薨之後魯國之人慕而尊之於是卿有季孫氏名行父者請於周言魯為天子所優不陳其詩不得作風今僖公身有盛德詩為作頌既為天子所許而史官名克者作是駟詩之頌以頌美僖公也定本集本皆重有僖公字言能遵伯禽之法者伯禽賢君其法非一僖公每事遵奉序者總以為言也不言遵周公之法者以周公聖人身不之魯魯國之所施行皆是伯禽之法故繫之於伯禽以見賢能慕賢之意也儉者約以養身為費寡少故能畜聚貨財以足諸用寬者緩於馭物政不苛猛故能明慎刑罰以愛下民此雖僖公本性亦遵伯禽為然也務農為止舍勞役盡力耕耘重穀謂愛惜禾黍不妄損費其事是一但所從言之異耳由其務農故牧於坰遠之野使避民居與良田即四章上二句是也其下六句是因言牧在於坰野即說諸馬肥健僖公思使之善終說收馬之事也儉以足用寬以愛民說僖公之德與務農重穀為首引耳於經無所當也僖公

之愛民務農遵伯禽之法非獨牧馬而已以馬畜之賤尚思使之善則其於人事無所不思明矣魯人尊之以下以諸侯而作頌詩為非常故說其作頌之意雖復主序此篇其義亦通於下二篇亦是行父所請史克所作也此言魯人尊之謂既薨之後尊重之也○季孫至魯史○正義曰行父是季友之孫故以季孫為氏死謚曰文子左傳世本皆有其事文十八年左傳稱季文子使太史克對宣公知史克魯史也此雖僭名為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故有章句也禮諸侯六關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駕馬僖公使牧於坰野有皆肥健作者因馬有四種故每章各言其一首章言良馬朝祀所乘故云彭彭見其有力有容也二章言戎馬齊力尚強故云伾伾見其有力也三章言其田馬田獵齊足尚疾故云騤騤見其善走也卒章言駕馬主給雜使貴其肥壯故云祛祛見其強健也馬有異種名色又多故每章各舉四色以充之宗廟齊豪則馬當純色首章說良馬而有異



補脫牡馬茂反草木疏云騶馬也說文同本或作牧

毛者容朝車所乘故也

駟駟牡馬在垆之野

傳

駟駟良馬腹幹肥張也垆遠野

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垆云必

牧於垆野者避民居與良田也周禮曰以官田牛馬

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薄言駟者有驕有皇有驪有

黃以車彭彭

傳

牧之垆野則駟駟然驪馬白跨曰驪

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驪曰黃諸侯六閑馬四種有

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彭彭有力有容也云

垆之牧地水草既美牧人又良飲食得其時則自肥

章

健耳

騶戶橘反阮孝緒于密反顧野王餘橘反郭

色馬也跨苦花反又苦故反又胡瓦反郭云髀間也

蒼頡篇云兩股間也驛息營反赤黃曰驛下文同字

林火營反種草勇反駑音奴飲思無疆思馬斯臧

云臧善也僖公之思遵伯禽之法反覆思之無有竟

已乃至於息馬斯善多其所及廣博也疆居良反竟

駟駟至斯臧正義曰僖公養四種之馬又能遠

避良田魯人尊重僖公作者追言其事駟駟然腹

幹肥張者所牧養之良馬也所以得肥張者由其牧

之於垆遠之野其水草既美牧人又良飲食得所

莫不肥健故皆駟駟然薄言駟者有何馬也乃有白

跨之驪馬有黃白之皇馬有純黑之驪馬有黃驪之

黃馬此等用以駕朝祀之車則彭彭然有壯力有

儀容矣是由牧之以理故得使然此僖公思遵伯禽

詩疏

卷二十八

駟駟

之法反覆思之無有竟已其所思乃至於馬亦令之  
 使此善是其所及廣博不可忘也定本牧馬字作牡  
 馬。○駟駟至曰坳。○正義曰腹謂馬肚幹謂馬脊  
 宜十五年左傳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謂鞭馬肚也  
 莊元年公羊傳曰拉公幹而殺之謂折公脅也肥張  
 者充而張大故其色駟駟然是馬腴之貌耳但毛以  
 四章分說四種之馬故言駟駟良馬腹幹肥張明首  
 章為良馬二章為戎馬也坳者闕廣之義故為遠釋  
 地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  
 之林林外謂之坳此傳杜於彼文而不言郊外曰牧  
 注云郊外曰野者自郊以外野為通稱因即據野為  
 說不言牧馬且彼郊外之牧與此經牧馬字同而事  
 異若言郊外牧嫌與牧馬相涉故略之也郊牧野林  
 坳自邑而出遠近之異各孫炎曰邑國都也設百里  
 之國五者之界界各十里然則百里之國國都在中  
 大境五十每十里而異其名則坳為邊畔去國最遠  
 故引之以證坳為遠也彼據小國言之郊為遠郊牧  
 野林坳自郊外為差則郊也牧也野也坳也四者不

同處箋稱牧於坳野又言牧在遠郊便是郊牧坳野  
 共為一處與爾雅異者自國都以外郊為大限言牧  
 在遠郊謂所牧之處在遠郊之外正謂在坳是也野  
 者郊外通名故周禮六遂在遠郊之外遂人職云凡  
 治野田是其郊外之地總稱野也牧於坳野自謂放  
 牧在坳非遠近之名雖字與爾雅相涉其意皆不同  
 也孫炎言百里之國十里為郊則郊之遠近計境之  
 廣狹以為差也聘禮云賓及郊注云郊遠郊周制天  
 子畿內千里遠郊百里以此差之遠郊上公五十里  
 侯四十里伯三十里子三十里男十里也近郊各半  
 之是鄭之所約也以聘禮下云賓至于近郊故知賓  
 及郊者為遠郊也司馬法云王國百里為遠郊且王  
 畿千里其都去境五百里爾雅從邑之外止有五明  
 當每皆百里故知遠郊百里也知近郊半之者書序  
 云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於時周都王城  
 而謂成周為東郊則成周在其郊也於漢王城為河  
 南成周為洛陽相去不容百里則所言郊者謂近郊  
 故注云天子近郊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

鄭以河南洛陽約近郊之里數也周禮杜子春注云五十里為近郊白虎通亦云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是儒者祖傳為然昭二年叔弓如晉左傳曰晉侯使郊勞服虔云近郊三十里或當別有依終與鄭異也書傳云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三十里之國三里之郊言其百里七十里是夏殷諸侯之國其郊與周異也。必牧至之地。正義曰解牧馬必在坳野之意以國內居民多近都之地貴必牧於坳野者避民居與良田故也以序云務農重穀牧於坳野故知有避民田之義也引周禮者地官載師文彼注鄭司農云官田者以備公家之所耕也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也賞田者賞賜之田也牧田者牧六畜之田玄謂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必易司農者以載師掌在土之法以物地事所陳者為制貢賦而言也若官所耕田及牛牧之田則自公家所田無賦稅之事下文何云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為稅法也以此故易之彼司農以牛田為牧家所受則非復

其色

放牧之田而引證此者以牧人之牧六畜常在遠郊之外因近其牧處而給之田故引此為證牧馬之處當遠於國也彼雖天子之法明諸侯亦當然則牧在遠地避民良田乃是禮法當然自倅公以前不能如禮故特美之。言駟之至力有容也。正義曰止言駟駟壯馬在坳之野是馬之肥乃言其牧處此云薄言駟之肥由牧之使然故傳辨之云牧之坳野則駟駟然釋畜云驪馬白跨驪孫炎曰驪黑色也白跨股脚色也郭璞云跨驪間也然則跨者所跨據之處謂驪間白也釋畜又云黃白皇舍人曰黃白色雜名皇也純驪與黃則爾雅無文月令孟冬云駕鐵驪象時之色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故知純黑曰驪爾雅黃白皇謂黃而雜白者名之為皇則黃而赤色者直名為黃明矣故知黃驪曰黃驪者赤色謂黃而雜赤者也諸侯六閑馬四種夏官校人有其事故知邦國六閑傳唯變邦國以為諸侯耳以四章所論馬色既別皆言以事明其每章各有一種故言此以充

詩疏

卷二十一

及古

元詩梅屬字句注 彼

之不於上經言之者以上文二句四章皆同無可以  
為別異故就此以車異文而引之也閑謂馬之所托  
有限衛之處按人之注以為二百一十六匹為一殿  
每殿為一閑諸侯有四種其三種別為一閑駕一種  
而分為三閑也傳既言馬有四種又辨四種之異故  
云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按按人上文辨六  
馬之屬種戎齊道田駑本無良馬之名鄭於彼注以  
為諸侯四種無種戎而有齊道田駑此傳有良戎而  
無齊道與彼異者彼上文說六馬之屬下言天子六  
種邦國四種家二種自上升殺以兩明當漸有其等  
差其義必如鄭說今傳言良馬非彼六馬之名則戎  
馬非彼之義戎馬自以時事名之蓋謂齊馬為良馬  
道馬為戎馬也何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諸侯之國  
必有朝祀征伐之事謂朝祀所乘為良馬征伐所乘  
為戎馬非周禮之種戎也彼鄭注以次差之玉路駕  
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  
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彼以天子具有五路故差之  
以當六馬而諸侯路車多少不等有自金路以下者

有象路以下者有草路以下者車雖有異馬皆四種  
則知其為差次不得同天子故傳準所川別為立名  
謂之良戎不言齊道按魯以同姓勳親有金路以下  
則當金路象路共駕良馬戎路駕戎馬田路駕田馬  
駑馬給宮中之役其餘諸侯無金路者事窮則同蓋  
亦準其時事分乘四種大夫本無路車亦有二種之  
馬明以時事乘之不必要駕路車也若然按夏官戎  
右注云此充戎路之有田水為之在然則戎田相類  
何知不象路駕戎馬戎路駕田馬而必知諸侯有金  
路者金路象路共駕良馬戎路駕戎馬者以兵戎國  
之大事當駕善馬不得與田馬同也天子戎路以其  
無飾故卑於象路戎馬以其尚強故戎馬先於齊馬  
以此知諸侯戎路亦不得與田路同馬且戎路之衡  
高於田路田馬不得駕之冬官輶人為輶國馬之輶  
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輶深四尺注云國馬謂種馬  
戎馬齊馬道馬高八尺兵車乘車衡高八尺七寸田  
馬七尺則衡高七尺七寸是戎馬之高當與齊道同  
不與田馬等故知戎路不得駕田馬也戎路必駕戎

毛詩疏

卷二十一

及古閣

野

佳当作佳

馬則知有金路者，金路象路，共駕良馬，明矣。按人又云：凡頰良馬而養乘之，注云：良善也。善馬五路之馬，彼以五路之馬皆稱爲良，此傳獨以齊馬爲良馬者，以其用之朝祀，故謂之良，不與周禮同也。朝祀所乘，雖取其力，亦須儀容，故云：彭彭有力，有容，言其能備五御之威儀也。○**臧善至廣博。**正義曰：臧善釋詁文：疆者竟也，故云：反覆思之，無竟已，言伯禽之法非一，僖公每事思之，所思衆多，乃至於思馬斯善，以馬是物，舉微以見其著多。○**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騶有駟，有騂有騏，以車伾伾。○**蒼白雜毛**曰騶，黃白雜毛曰駟，赤黃曰騂，蒼祺曰騏，伾伾有力也。○**騑音佳，駟音悲，反字又作騑。**郭云：今桃花馬也。字林作駟，音不，騑音其，係敷慈反，說文同，字林作騑，走也，父之反，音不，騑音其，字又作騑。○**思無期，思馬斯才。**才，多材也。祺音其，字又作騑。

鮮

倉白至有力。正義曰：釋畜云：倉白雜毛，騑郭璞曰：卽今騑馬也。又云：黃白雜毛，駟郭璞曰：今之桃華馬也。此二者皆云雜毛，是體有二種之色，相間雜上云黃白曰皇，黃騑曰黃止，二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二色者異，故不云雜毛也。其騑騏爾雅無文，周人尚赤，而牲用騑，剛禮稱陽祀用騑，牲是騑爲純赤色，言赤黃者謂赤而微黃，其色辯明者也。上云黃騑曰黃，謂黃而微赤，此云赤黃曰騑，謂赤而微黃，此其所以異也。騑者黑色之名，倉騑曰騑，謂青而微黑，今之騑馬也。顧命曰：四人騑弁，注云：青黑曰騑，引詩云：我馬維騑，是騑爲青黑色，此章言騑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騑有騏，有騂有雜，以車釋釋。○**青**

騑騑曰騑，白馬黑鬣曰騑，赤身黑鬣曰騑，黑身白鬣曰騑，釋釋善走也。○騑徒河反，說文云：馬文如鼉魚也。韓詩及字林云：白馬黑鬣也。騑

音洛樊孫爾雅並作白馬黑鬣鬣尾也駢音雷字林  
云赤馬黑鬣尾也雜音洛本或作駢同驛音亦善足  
也一本作善走也崔本作驛驛本亦作靚郭良忍反  
毛色有深淺斑駁隱靚今之連錢驄也呂沈良振反  
孫炎音隣云似魚傳青驪至善走○正義曰釋畜  
鱗也鬣力輒反傳云青驪驪孫炎云色有淺深  
似魚鱗也郭璞曰色有深淺斑駁隱靚今之連錢驄  
也又云白馬黑鬣駱郭璞引禮記曰夏后氏駱馬黑  
鬣然則鬣即是鬣片謂馬之駿也定本集注鬣字皆  
作鬣其駢雜爾雅無文爾雅有駢白駟駟黃脊驄  
音乾則駟是色名說者以駟為赤色若身鬣俱赤則  
駢馬故為赤身黑鬣曰駟即今之駟馬也黑身白鬣  
曰雜則未知所出檢定本集注及徐音皆作駱字而  
俗本多作駟字爾雅有駟白駟謂赤白雜色駟而不  
純非黑身白鬣也東山傳曰駟白曰駟謂赤白雜取  
爾雅為說若此亦為駟不應傳與彼異且注爾雅者  
樊光孫炎於駟白駟下乃引易乾為駟馬引東山皇  
駟其馬皆不引此文明此非駟也其字定當為雜但

馬當作駕

白

驛當作驛

不知黑身白鬣何所出耳此章言思無駟思馬斯作  
田馬田獵尚疾故言釋釋善走傳思無駟思馬斯作  
作始也傳云駟厭也思遵伯禽之法無厭倦也作  
謂牧之使可乘駕也傳音亦傳作始○正義曰釋詁  
訓為作為始是作亦得為始思馬斯始謂令此馬及  
其古始如伯禽之時也傳駟厭至乘馬○正義曰  
駟厭釋詁文彼作射音義同上章斯臧斯才皆馬  
之身事故易傳以作為作用謂牧之使可作用乘駕  
也駟駟壯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有驛有  
魚以車祛祛傳陰白雜毛曰駟彤白雜毛曰駟豪骿  
曰驛二目白曰魚祛祛彊健也○駟舊於巾反讀者  
云赤白雜色文似鰕魚驛音簞徒點反字林云又音  
譚有魚如字字書作驛字林作驛音並同毛云一目  
毛詩疏 卷二十三 駟古駟

白曰魚爾雅云一目白矐二目白矐矐音  
 閑祛起居反形徒冬反赤也骨戶晏反。○  
 正義曰釋畜云陰白雜毛駟舍人曰今之泥驄也  
 樊光曰駟者目下白也孫炎曰陰淺黑也郭璞曰陰  
 淺黑今之泥驄或云目下白或云白陰皆非也璞以  
 陰白之文與驪白黃白蒼白形白相類故知陰是色  
 名非目下白與白陰也又云形白雜毛駟舍人曰赤  
 白雜毛今赭馬名駟郭璞云形赤也即今赭白馬是  
 也又云一目白矐二目白魚舍人曰一目白曰矐兩  
 目白為魚郭璞曰似魚目也其驪爾雅無文說文云  
 骨骹也郭璞曰骨脚脛然則骨者膝下之名釋畜云  
 四散皆白駟無豪骨白之名傳言豪骨白者蓋謂豪  
 毛在骨而白長名為驪也駟則四散雜白而毛短故  
 與驪異也此章言駟馬主以給官中之役貴其肥壯  
 故曰祛祛思無邪思馬斯祖。云祖猶行也思遵伯  
 彊健也。禽之法專心無復邪意也。駟馬使可走行。○  
 反注同復

反。又。往。故。祖。猶。至。走。行。○正義曰。祖訓為往。行乃得  
 可乘駕之事也。王肅云。祖往也。所以養馬得往古之  
 道。毛於上章以作為始。則此未必不如肅言。但無迹  
 可尋。故同。之鄭說。

駟四章章八句

有駟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云有道者以禮義相

與之謂也。必反。字林父必反。符。有駟三章章九句  
 君以恩惠及臣。臣則盡忠事君。君臣相與皆有禮  
 矣。是君臣有道也。經三章皆陳君皆祿食其臣。臣  
 能憂念事君。夙夜在公。是有道之事也。此主頌僖  
 公而兼言臣者。明君之所為美。由與臣有道。道成  
 於臣。故連臣而言之。○有道至之謂。正義曰。  
 蹈履有法。謂之禮。行允事宜。謂之義。君能致其祿

俱

君言疏

卷三十一

沈古閣

食與之燕飲是君以禮義與臣也臣能夙夜在公盡其忠敬是臣以禮義與君也

有駉有駉駉彼乘黃

傳

駉馬肥彊貌馬肥彊則能升高

進遠臣彊力則能安國

傳

云此喻僖公之用臣必先

致其祿食祿食足而臣莫不盡其忠

乘繩證反下同

夙夜

在公在公明明

傳

云夙早也言時臣憂念君事早起

夜寐在於公之所在於公之所但明義明德也禮記

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

大學音泰

振振鷺鷺于下鼓咽

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傳

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也以興

潔白之士咽咽鼓節也

傳

云于於胥皆也僖公之時

豐

鳥

君臣無事則相與明義明德而已潔白之士羣集於

君之朝君以禮樂與之飲酒以鼓節之咽咽然至於

無算爵則又舞燕樂以盡其歡君臣於是則皆喜樂

也咽本又作淵鼓同鳥玄反又於中反樂音洛

注一樂下于胥樂今及注安樂同朝直遙反

有駉至樂兮正義曰言有駉然肥彊之馬此

駉然肥彊者彼之所乘黃馬也將欲乘之先養以芻

秣故得肥彊乘之則可以升高致遠得為人用矣以

興僖公有賢能之臣將任之先致其祿食故皆盡忠

任之則可以安國治民得為君用矣羣臣以盡忠之

故常侵早建夜在於公所其在於君所則君臣無事

相與明義明德而已以君臣閒暇共明德義故在外

賢士競來事君振振然而羣飛者潔白之鷺鳥也此

鷺鳥於是下而集止於其所以喻潔白者眾士也此

眾士於是來而集止於君朝既集君朝與之燕樂以

毛詩疏

卷三十一

沈古閣



鼓節之咽咽然至於無算爵而醉為君起舞以盡其歡於是君臣皆喜樂今是其相與之有道也。○**駉**馬至安國。正義曰以駉與乘黃連文故知駉者馬肥彊之貌以序言君臣有道下句皆說臣事故知以肥馬喻彊臣也。四馬曰乘故言乘黃。○**此**喻至其忠。正義曰傳以馬之肥彊喻臣之彊力馬由人所養飼乃得肥彊肥彊乃能致遠人得祿食充足乃能盡忠盡忠乃肯用力若其不然雖有彊力不肯用之故箋重申傳意按夏官司士云以功詔祿儒行云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然則臣當先施功勞然後受祿此信公用臣所以先致祿食者彼二文皆謂君初用臣臣初仕君必試之有功乃與之祿若其位定之後食祿是當君當豐其祿食要其功效不得復待有功方始祿之故美僖公先致祿食使臣盡忠此則禮之常法美僖公能順禮也。○**夙**早至明德。正義曰夙早釋詁文以臣之於君德義而已以經有二明故知謂明義明德也定本集本皆云議明德也無上明字施物得宜為義在身得理為德雖內外小殊而

大理不異引大學明德者彼謂顯明明德之事故引之以證此為明德也。○**于**於至喜樂。正義曰于於胥皆釋詁文潔白之上不仕庸君以僖公君臣無事相與明義明德而已德義明乃為賢人所慕故潔白之士則羣集於君之朝既言君臣相與明義明德別言潔白之士羣集君朝則潔白之士謂舊臣之外新來者也。上言在公明明據臣為文則明義明德唯應臣明之耳而云相與者以言在公則是共公明之故知君臣並明德義也以禮與之飲酒謂為燕禮燕禮以樂助勸故以鼓節之咽咽然醉始言舞故知至於無算爵則有舞盡歡以君與臣燕故知君臣於是皆喜樂也。**有駉有駉駉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言臣有餘敬而君有餘惠****言臣至餘惠**。正義曰臣禮朝朝暮夕不當常在君所今閒暇無事而夙夜在公是臣有餘敬也君之於臣饗燕有數今以無事之故**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即與之飲酒是君有餘惠也。**振振鷺鷺于飛鼓咽**

毛詩

卷之三

泂水

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云飛喻羣臣飲酒醉欲退也

**○**是既下而飛去故知喻羣臣飲酒醉欲退也潔白

之士謂新來之人但所來之人即有駟有駟彼

臣例且與舊臣同燕故以羣臣言之

**○**乘駟青驪曰駟反又胡厖反又音炫

**○**在公載燕云載言則也

**○**青驪馬今名駟馬也孫炎曰色青黑之間郭璞曰今之鐵驪也

**○**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善詒遺也君臣安樂則陰陽和而有豐年其善道則

可以遺子孫也

○歲其有本或作歲其有矣又作歲其年者矣皆衍字也詒孫子以之反

本或作詒厥孫子詒于孫子

皆是妄加也遺唯季及下同

致陰陽和順從今以為初始歲其當有豐年言君德

可以感之也君子倍公有善道可以遺其子孫言其

德澤堪及於後也以此之故於是君臣皆喜樂兮

**○**熟豐有之年故知其有年謂從今以去當有豐年也

定本集注皆云歲其有年此詩倍公薨後乃作而云

自今以始者上言在公載燕因即據燕為今與將來

為始非以作詩為始

**○**釋詁文貽遺釋言文

**○**有駟三章章九句

**○**泂水頌僖公能脩泂宮也

泂水八章章八句至泂宮正義

曰泂水詩者頌僖公之能修泂宮也泂宮學名能脩其宮又脩其化經八章言民思往泂宮樂見

毛詩疏 卷之三 十七 泂水

雖一作壅

云子

信公至於克服淮夷惡人感化皆修泮宮所致故序言能脩泮宮以總之定本云頌信公脩泮宮無能字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廡諸

侯泮宮言水則采取其芹宮則取其化云芹水

菜也言已思樂信公之修泮宮之水復伯禽之法而

往觀之采其芹也辟廡者築土雖水之外圓如璧四

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

通水北無也天中諸侯宮異制因形然信音希類

泮泮宮諸侯之學也泮半也半有水半無水也鄭注禮記言類班也所以坊政教芹其中反辟音璧下同

往泮

貝

疏又觀其化傳

无影按此下章疏化傳之傳當是值字之誤而屬下句

園音圓觀古亂反又音官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旒旒變聲噦

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戾來止至也言觀其旂言

法則其文章也旒旒言有法度也噦噦言其聲也

云于邁邁行也我采水之芹見信公來至于泮宮我

則觀其旂旒旒然鸞和之聲噦噦然臣無尊卑皆從

君行而來稱言此者信公賢君人樂見之

反本又作旒噦呼會反思樂至于邁正義曰信公能修泮

宮為宮立水水傍生菜宮內行化魯

人言已思樂往泮宮之水我欲薄采其芹之菜也既

信公來至此泮宮我觀其法度則其旂乃旒旒然有言其車服得宜行趨中節

三詩疏

卷二十八

及古閣



也。又魯之羣臣無小無大皆從公往行而至泮宮言  
 僖公之賢人樂見之也。○泮水至其化。正義曰  
 此美僖公之修泮宮述魯人之辭而云息樂泮水故  
 知泮水即泮宮之外水也。天子辟靡諸侯泮宮王制  
 文其餘諸侯止有泮宮一學魯之所立非獨泮宮而  
 已。明堂位曰。禾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  
 瞽宗殷學也。類宮周學也。是魯禮得立四代之學魯  
 有四代之學此詩主頌其修泮宮者先代之學尊魯  
 侯得立之示存古法而已。其行禮之飲酒養老兵事  
 也。受成告鬼當於周世之學在泮宮也。僖公之伐淮  
 夷將行則在泮定謀既克則在泮獻賦作者主美其  
 作泮宮而能服淮夷故特言其修泮宮耳。僖公至復  
 古制未必不四代之學皆修之也。又解泮宮泮水正  
 是一物而此詩或言宮或言水之意以菜生於水化  
 出於宮言水則取其芹言宮則取其化故詩言  
 采芹藻之菜則言泮水說行禮謀獻之事則云泮宮  
 下章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是言克淮夷者由宮內  
 行化而服之故言宮也。泮宮之名既定亦可單稱爲

泮此經四言在泮及集于泮林皆謂泮宮爲泮也。采  
 者取菜之名而化亦言采者俱是已往取之因采菜  
 而同其文。○芹水至形然。正義曰采菽云。感沸  
 盪泉言采其芹芹生於泉水是小菜也。言水菜者解  
 其就泮水之意藻節亦水菜從此可知也。魯人之樂  
 泮水意在觀化非主采菜但水能生菜因采取之并  
 以采菜爲言故箋解其意言已思樂僖公之修泮宮  
 之水復伯禽之法而往觀之采其芹也是其思樂者  
 樂僖公所修觀宮因采其菜其往不專爲菜又申傳  
 辟靡泮宮之義辟靡者築土爲堤以壅水之外使圓  
 如璧令四方來觀者均故謂之辟靡也。釋詁云肉倍  
 好謂之璧孫炎云肉身也。好孔也身大而孔小然則  
 璧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是其形如璧  
 也。圓既中規而望水內則遠近之路等故四方來觀  
 者均言均得所觀也。此箋言築土壅水四方來觀者  
 均說水之外畔靈臺傳云水旋丘以節觀者說水之  
 中央所據不同互相發見也。言四方來觀者均則辟  
 靡之宮內有館舍外無牆院也。後漢書稱光武中元

二年初載建三。離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羣臣。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廡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圍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是由外無牆院。故得圓門觀之也。天子之宮形既如壁。則諸侯宮制當異矣。而泮為名。則泮是其制。故云泮之言半。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既以蓋為疑辭。必疑南有水者。以行禮當南面。而觀者宜北面。畜水本以節觀。宜其先節南方。故知南有水而北無也。北無水者。下天子耳。亦當為其限禁。故云東西門以南通水。明門北亦有溝塹。但水不通耳。諸侯樂用軒懸。去其南面。泮宮之水。則去北面者。樂為人君而設。貴在近人。與其去之。寧去遠者。泮水自以節觀。故從南方各從其宜。不得同也。天子諸侯之宮異制。因形然。言由形異制殊。所以其名亦別也。定本集注皆作形。然俗本作殺字。誤也。此解辟廡泮宮之義。皆以其形名之。而王胡注云。辟明也。廡和也。所以明和天下。泮之言班也。

所以班政教也。以物有名。生於形。因名立義。以此天子諸侯之宮。實圓水半水耳。不以圓半為名。而謂之辟泮。故知辟泮之稱。有義存焉。故於禮注。解其義。與此相接成也。○**○**戾來至其聲也。○正義曰。釋詁云。戾來至也。俱訓為至。是戾得為來也。止者至而止。住故云至。非訓止為至也。復解泮宮在郊。旂鸞在車之節。諸侯禮當有之。今云言觀者。欲法則其立意。故美而觀之也。此是魯人作詩。而自稱其君為魯侯者。以其魯君之美。可為四方所則。因其請王而作。遂為外人之辭。以示僖公之德。非獨魯人所頌也。**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其馬蹻蹻。言彊盛也。**○**云其音昭昭。僖公之德音。藻音早。水草也。蹻。其音至。德音。○正義曰。居表反。昭之繞反。以其馬是僖公之馬。故知其音是僖公之音。以文承馬下。嫌是馬音。故明之。**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色

溫潤也。



云。僖公之至泮宮，和顏色而笑語，非有所

怒，於是有所教化也。思樂泮水，薄采其芣。



芣，鳧葵

也。○芣音卯，徐音柳，韋昭萌藻，反于寶云。今之艷

道醬也。鄭小同云：江南人名之尊菜，生陂澤中，草木

有鳧葵，陶弘景以入有名無用品，解者不同。未詳其正。沈以下同及草木疏所說為得。鳧音徐。魯侯

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



云。在泮飲酒

者，徵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而因以謀事也。已

飲美酒，而長賜其難使老，難使老者，最壽考也。長賜

之者，如王制所云：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者，與者。

與音餘。

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屈，收醜，眾也。



云。順從

長遠，屈治醜惡也。是時淮夷叛逆，既謀之於泮宮，則

從彼遠道，往伐之，治此羣為惡之人。

○屈，丘勿反。鄭云：治也。徐云：鄭

又其勿反。韓詩云：屈收也。收，斂得此眾聚。

言已思樂往泮宮之水，我薄飲采其芣之菜也。既采其菜，又觀其化，值魯侯來至

在泮水之宮，與羣臣飲酒，謂召先生君子與之行飲

酒之禮，既飲此美酒，而得其宜，則天長與之以難老

之福，故能順彼仁義之長道，以收斂此醜眾人民。

○鄭以為既飲此美酒，又言僖公行飲酒之禮，固以謀征伐

人，常有臆也。又言僖公行飲酒之禮，固以謀征伐

之事，乃欲從彼長遠之道，以治此羣為惡之人，謂

時淮夷叛逆，魯謀伐之，此章言其謀行，故五章言其

伐克也。○芣，鳧葵。正義曰：陸璣疏云：芣與苜蓿

相似，菜大如手，赤圓有肥者，著手中滑不得停莖大

來者不石

如七柄葉可以生食又可齧滑美江南人謂之尊菜  
或謂之水葵諸陂澤水中皆有。在泮至者與。  
正義曰泮宮者行禮養老之宮而云在泮飲酒明是  
以禮飲酒故知徵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也鄉  
飲酒鄉射之禮皆以明日息司正而復行小飲酒之  
禮云徵唯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鄉射注云先  
生卿大夫致仕者君子有德不仕者鄉飲酒注云先  
生不以筋力為禮於是言可以象可以召唯所欲是飲  
酒之禮有召老之法下句言永錫難老明是召之與  
飲也王制云天子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注云  
定兵謀也天子之禮如是則知諸侯亦然下章言淮  
夷攸服明當於是謀之故知行飲酒之禮固以謀伐  
淮夷之事也難老者言其身力康強難使之老故云  
謂最壽考者長賜終老者之身賜之不絕故言如王  
制所云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彼注以為告存者  
每月致膳有秩者口有常膳然則八十者每月一食  
膳九十者日日常有膳所膳之物則無文蓋如漢世  
老人有名德者時詔郡國常以八月致羊酒之類也

王制告存之文承七十不俟朝之下則謂朝臣有德  
致仕者也庶人之老者則不能然直行復除以養之  
耳王制又云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  
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注云引戶按年當行復除老  
人衆多非賢者不可皆養之也。屈收醜眾。正  
義曰屈者屈彼從己是收斂之義故為收也醜眾釋  
詁文毛云收此羣眾則是不斥淮夷當謂順行長遠  
之道收斂魯國之民人也王肅云天長與之難老之  
福乃能順彼仁義之長道以斂此羣眾傳意或然。  
順從至之人。正義曰順者隨從之義長者遙遠  
之言故順為從長為遠也。屈治釋詁文彼屈作溷某  
氏引此詩是音義同也。下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則  
將伐淮夷於泮宮謀之明是飲酒因謀此則謀之之  
事故以醜為惡此則謀治之耳。未是兵已行也。下云  
淮夷攸服乃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  
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假至也。云則法也。僖公



之行民之所法倣也。僖公信文矣。為脩泮宮也。信武矣。為伐淮夷也。其聰明乃至於美祖之德。謂遵伯禽之法。假古百反。行下孟反。又如字。靡有不孝。自求伊祐。云祐福也。國人無不法倣之者。皆庶幾力行。自求福祿。音戶。

**伊**。穆穆至伊祐。正義曰。言穆穆然美者。是魯侯僖公能敬明其德。又敬慎其舉動威儀。內外皆善。維為下民之所法則也。信有文矣。信有武矣。文則能脩泮宮。武則能伐淮夷。既有文德。又有武功。其明道乃至於功烈美祖。謂遵伯禽之法。其道同於伯禽也。以此化民。民皆倣之。魯國之民。無有不為孝者。皆庶幾庶行孝。自求此維多福祿。言能勉力行善。則福祿自來。歸之。僖公行已有道。化之深也。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云克能攸所也。

言僖公能明其德。修泮宮。而德化行。於是伐淮夷。所以能服也。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云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淑善也。囚所虜獲者。僖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使武臣獻馘。又使善聽獄之吏如臯陶者獻囚。言伐有功。所任得其人。

**伊**。僖本又作矯。亦作躄。居表反。馘古獲。明明至獻囚。反。截耳也。臯陶音遙。臯陶。唐虞之士官。明其德也。又說其明德之事。既作泮水之宮。以行其德化。謀伐淮夷。而淮夷所以順服。是其德之明也。僖公既伐淮夷。有功。而反矯矯然有威武如虎之臣。使在泮宮之內。獻其所執之囚。言折馘則有威武。執之在泮宮之內。獻其所執之囚。言折馘則有威武。執

三詩流

卷二十三

及台閣

故

囚則善問獄美其所伐有功而所任得人也。○**克**能攸所。正義曰皆釋言文。○**囚**囚拘。○正義曰釋言文。○**馘**馘所至其人。○正義曰釋言文。○**馘**馘獲也皇矣傳曰殺而馘其左耳曰馘故云馘所獲者之左耳謂臨陣格殺之而取其耳也。淑善釋言文囚所虜獲者謂生執而係虜之則所謂執訊者也。王制云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注云釋菜奠幣禮先師是將出則謀於學而後行也。彼云以訊馘告者即此馘馘是其事也。所馘者是

不服之人須武臣之力當殺其人而取其耳而使武臣如虎者馘之所囚者服罪之人察獄之吏當受其辭而斷其罪故使善聽獄如皋陶者馘之執俘馘耳而還言伐有功也。有武力者折馘善問獄者執囚言任得其人也。此章言淮夷攸服即說馘囚急見所任得人以其服之狀故下二章更說往伐之事。○**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桓桓**威武

貌



云多士謂虎臣及如皋陶之屬征征伐也狄當

作別別治也東南斥淮夷。

○狄王他歷反遠也孫毓同鄭作別音同沈云毛如

字未詳所出韓詩云翦除也。

**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訥在泮**

**獻功**



烝烝厚也皇皇美也揚傷也。



云烝烝猶進

進也皇皇當作睢睢睢睢猶往往也吳譁也訥訟也言多士之於伐淮夷皆勸之有進進往往之心不謹

譁不大聲僖公還在泮宮又無以爭訟之事告於治

訟之官者皆自獻其功。

○烝之丞反皇毛如字鄭作睢于况反吳鄭如字謹也又

王音吳作吳音話同揚余章反訥音凶謹音歡譁音花爭爭鬪之爭。○**濟**濟至獻功。○**毛**以爲上言任

得其人此本往還之事言濟濟然多威儀之多士皆  
 能廣其德心謂心德寬弘並無褊躁又桓桓然有威  
 武之容其往也遠服彼東南淮夷之國此多士之  
 德烝烝然而厚皇皇然而美不為過諛不有損傷於  
 軍旅之間更無忿競其迴還也不有告于官司爭訟  
 之事者唯在泮宮之內獻其戰功而已美其軍旅齊  
 整又能克捷鄭唯以狄彼東南三句為異言以威武  
 往往別治彼東南之國其往之時莫不相勸有進進  
 往往之心不謹謹不揚聲美其樂戰之心而在軍又  
 整餘同○桓桓威武貌○正義曰釋訓云桓桓威  
 也故為威武貌毛無破字之理瞻仰傳以狄為遠則  
 淮夷亦為遠也王肅云率其威武往征遠服東南謂  
 淮夷來服也○多士至淮夷○正義曰上言反而  
 獻功此又本其初往此言濟濟多士還是獻捷之人  
 故知多士謂虎臣及如皋陶之屬所謂伐而正其罪  
 故以彼為伐所以治罪故讀狄為別別治毛髮  
 故為治也淮夷之國在魯之東南故知東南斥淮夷  
 也○烝烝至揚傷○正義曰釋訓云烝烝作也眾

作是厚重之意故為厚也皇皇美釋詁又揚與誤為  
 類故為傷謂不過誤不損傷也王肅云言其人德厚  
 美不過誤有傷者○烝烝至其功○正義曰釋詁云  
 烝進也故烝烝猶進進也謂前進則皇為往行故知  
 皇當作往釋詁云往往皇皇美也俱訓為美聲又相  
 近故因而誤也鄭讀不免為不娛人自娛樂必謹諱  
 為聲故以娛為諱也訥訟釋言文揚者高舉之義不  
 娛為不謹諱不揚為不揚聲故云多士之伐淮夷皆  
 勸之有進進往往之心不謹諱不大聲謂初反及在  
 軍之時能如此也信公還泮宮又無爭訟之事告治  
 獄之官由在軍不競故無  
 所告皆自獻其功而已  
**角弓其觶東矢其搜戎車**  
**孔博徒御無斃既克淮夷孔淑不逆**  
 觶弛貌五十  
 矢為東搜眾意也  
 云角弓觶然言持弦急也東矢  
 搜然言勁疾也博當作博甚傳繳者言安利也徒行

詩經卷之二十五 及上

謂

者御車者皆敬其事又無厭倦也僖公以此兵眾伐淮夷而勝之其士卒甚順軍法而善無有為逆者謂堙井刊木之類。○蘇音蚪搜依字作揆色畱反博徐云毛如字王同大也鄭作傳音附釋本又作射又作敦作憚皆音亦厭也施氏反本又作馳同致直置反卒尊忽反堙音因塞也刊苦干反服虔云式固爾猶淮夷卒獲。云式用猶謀也用堅削也固女軍謀之故故淮夷盡可獲服也謀為度己之德慮彼之罪以出兵也。○度待洛反為多士以威武而往伐淮夷望而即服故角弓其觶然弛而不張束矢其搜然眾而不用其兵車甚博大徒行御車之人皆敬其事無厭倦者故能克服淮夷既克淮夷而淮夷其化於善不復為逆亂也此淮夷不逆是僖公之功故

宰

述而美之言僖公用能固執大道之故故淮夷卒皆服也。○鄭以為既言服而獻功更陳克捷之勢言僖公之伐淮夷也以角為弓其張則觶然而持弦甚急所束之矢其發則搜然而勁又且疾其戎車甚傳緘而勞固徒行之人又並無厭倦者從軍之初發至於既克淮夷其軍旅士卒甚善矣不有違逆軍法號令者此皆僖公之德故稱美之。此由僖公用堅固爾軍謀之故故淮夷盡得服也。○觶弛至眾意。正義曰毛以美僖公之克淮夷必美其以德不以力此當設言為不戰之辭故以觶為弛貌荀卿論兵云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是一弩用五十矢矣荀則毛氏之師故從其言以五十矢為束也。大司寇云入束矢於朝注云古者一弓百矢其百箇與則鄭意以百矢為束此箋不易傳者百矢為束亦無正文以尚書及左傳所言賜諸侯以弓矢者皆云彤弓一彤矢百以一百矢故謂束矢當百箇而枉軍之禮重弓以備折壞或亦分百矢以為兩束故不易傳也已以為搜與束矢共文當言其束

之多故搜為衆意得以弓言解矢言搜其意言弓不  
 張矢不用是僖公不至大戰而克服淮夷也又毛於  
 猶字皆訓為道則下句猶亦為道王肅云言弓弛而  
 不張矢衆而不用兵車甚博大徒行御車無厭其事  
 者已克淮夷淮夷甚化於善不逆道也魯侯能固執  
 其大道卒以得淮夷傳意或然上有因馘則非全不  
 戰傳意蓋以此章為深美之言○角弓至之類○  
 正義曰以上言獻馘獻因是戰而克之此章不宜復  
 言弛弓束矢故云角弓解然則言持弦急謂弓張故  
 弛急也搜為矢行之聲故束矢搜然言勁且疾也車  
 之廣狹度量有常不得以甚博為言故博當作傳其  
 車甚博綴言安穩而調利也用兵貴於順禮而云孔  
 淑不逆則謂士卒所為不逆軍之正法故云士卒甚  
 順軍法而善無有不善者於既克淮夷之下乃云孔  
 淑不逆言其從始至終皆不逆也此美僖公用兵不  
 逆則當時行兵有逆者謂堙井刊木之類襄二十五  
 年左傳云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服  
 度云堙塞刑削也○式用猶謀○正義曰式用釋

言文猶謀  
 釋詁文  
 翻彼飛鵙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懷我好音

翻飛貌鵙惡聲之鳥也黹桑實也云懷歸也言

鵙恆惡鳴今來止於泮水之木上食其桑黹為此之

故故改其鳴歸就我以善音喻人感於恩則化也

音篇鵙于嬌反黹說文字林  
 皆作其時審反為于偽反  
 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

龜象齒大賂南金憬遠行貌琛寶也元龜尺二寸

賂遺也南謂荆揚也云大猶廣也廣賂者賂君及

卿大夫也荆揚之州貢金三品○憬九永反沈又孔

云闕也一曰廣大也琛勅金反鍵為  
 舍人曰美寶曰琛賂音路遺唯季反  
 翻彼至南金

三十一  
 及古

然而飛者彼飛鴉惡聲之鳥今來集止於我泮水之  
 林食我泮宮之桑隰歸我好善之美音惡聲之鳥食  
 桑隰而變音喻不善之人感恩惠而化憬然而遠  
 行者是彼淮夷來就魯國獻其琛寶其所獻之物是  
 大龜象齒又廣賂我以南方之金言君臣並皆得之  
 是修泮宮所致故以此結篇也。○憬遠至荆揚。  
 正義曰淮夷去魯既遙故以憬為遠行貌琛圭釋言  
 文舍人曰美寶曰琛來獻其琛總言獻寶其龜象南  
 全還是寶中之別以其物貴特舉而言其獻非唯此  
 等也漢書食貨志云龜不盈尺不得為寶此言元龜  
 龜之大者故云元龜尺二寸也賂者以財遺人之名  
 故賂為遺也荆揚之州於諸州最處南偏又此二州  
 出金今云南金故知南謂荆揚也禹貢徐州淮夷蠙  
 珠洎魚則淮夷居在徐州貨唯珠魚而已其土不出  
 龜象其國不屬荆揚而得有龜象南金獻于魯者禹  
 貢所陳謂常貢天子土地所出此則僖公伐而克之  
 賂以賂魯其國先得此寶以其國寶為獻非是淮夷  
 之地由此物也。○大猶至三品。正義曰大賂者

賂之多故云大猶廣也春秋襄二十五年晉帥諸  
 侯伐齊齊人賂晉侯自六正五吏三十帥及處守者  
 皆有賂是及羣臣故知廣賂者君及卿大夫也又申  
 傳南荆揚之義故云荆揚之州貢金三品禹貢揚州  
 厥貢惟金三品荆州云厥貢羽毛齒草惟金三品彼  
 注云三品者銅三色也王肅以為三品金銀銅鄭不  
 然者以梁州云厥貢鏐鐵銀鏤爾雅釋器云黃金之  
 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貢金銀者既以鏐銀為名  
 則知金三品者其中不得有金銀也又檢禹貢之文  
 厥貢鏐鐵錫鉛銀獨無銅故知金即銅也僖十八年  
 左傳曰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  
 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考工記云六分其金而  
 錫居一謂之鐘鼎之齊是謂銅  
 為金也三色者蓋青白赤也

泮水八章章八句

然而飛者彼飛鴉惡聲之鳥今來集止於我泮水之  
 林食我泮宮之桑隰歸我好善之美音惡聲之鳥食  
 桑隰而變音喻不善之人感恩惠而化憬然而遠  
 行者是彼淮夷來就魯國獻其琛寶其所獻之物是  
 大龜象齒又廣賂我以南方之金言君臣並皆得之  
 是修泮宮所致故以此結篇也。○憬遠至荆揚。○  
 正義曰淮夷去魯既遙故以憬為遠行貌琛圭釋言  
 文舍人曰美寶曰琛來獻其琛總言獻寶其龜象南  
 全還是寶中之別以其物貴特舉而言其獻非唯此  
 等也漢書食貨志云龜不盈尺不得為寶此言元龜  
 龜之大者故云元龜尺二寸也賂者以財遺人之名  
 故賂為遺也荆揚之州於諸州最處南偏又此二州  
 出金今云南金故知南謂荆揚也禹貢徐州淮夷蠙  
 珠洎魚則淮夷居在徐州貨唯珠魚而已其土不出  
 龜象其國不屬荆揚而得有龜象南金獻于魯者禹  
 貢所陳謂常貢天子土地所出此則僖公伐而克之  
 寶以賂魯其國先得此寶以其國寶為獻非是淮夷  
 之地出此物也。○大猶至三品。正義曰大賂者

賂之多故云大猶廣也春秋襄二十五年晉帥諸  
 侯伐齊齊人賂晉侯自六正五吏三十帥及處守者  
 皆有賂是及羣臣故知賂者君及卿大夫也又申  
 傳南荆揚之義故云荆揚之州貢金三品禹貢揚州  
 厥貢惟金三品荆州云厥貢羽毛齒草惟金三品彼  
 注云三品者銅三色也王肅以為三品金銀銅鄭不  
 然者以梁州云厥貢鏐鐵銀鏤爾雅釋器云黃金之  
 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貢金銀者既以鏐銀為名  
 則知金三品者其中不得有金銀也又檢禹貢之文  
 厥貢鏐鐵錫鉛銀獨無銅故知金即銅也僖十八年  
 左傳曰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  
 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考工記云六分其金而  
 錫居一謂之鐘鼎之齊是謂銅  
 為金也三色者蓋青白赤也

泮水八章章八句

